

盐选专栏名：《[两同心：你我难绝，江海寄余生](#)》

作者：[@樱胡奈朱](#) 生有热烈，藏与俗常。

我进宫那年，只有十四岁。

庶伯父问我，想不想成为新帝的妃子。

「新帝是谁？」我看着他，有些好奇。

庶伯父笑得很和蔼，他说：「新帝，自然是曾经的太子。」

「太子？」我睁大眼睛，点了点头，「那就做吧。」

于是我住进了白鹿台，成了淑妃。

—

我是一个不受宠的妃子。

这也没什么，反正宫里的妃子都不受宠。

听说，皇上有隐疾。

倒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单纯地不喜欢女人，以及单纯地不喜欢男人。

皇上从不召人侍寝，皇上只爱看奏疏。

但是皇上长得好看。

我有些喜欢皇上。

二

细细算来，我入宫都已有两年整了。

十四岁到十六岁，这么多个日日夜夜，可我只见到过皇上三次。

一次是入宫选秀，一次是宫宴，还有一次是御花园，我远远地看见他在亭子里与大臣谈事情。

他只是露出了一个柔和的侧脸，我却觉得，好看得紧。

皇上性格仁厚，除了不近女色，其他地方都无可指摘。

要是他喜欢我就好了。

可他大概都不知道我的名字，更不会记起我。

有些苦恼呢。

该怎么样叫皇上知道我呢？

我摸了摸肚子，该吃晚饭了。

吃饱喝足，再三思量，我觉得我要主动一些。

虽说宫里妃子也不多，数来数去也就四个，还都没有被召幸过。

可万一皇上喜欢上了别的人怎么办呢。

抢皇上要趁早。

可我太笨了，大概真的像四妹妹说的那样，脑子摔出了毛病，笨得很。我实在是想不出要以什么理由接近皇上。

摔倒？

不行不行，以前德妃用过，可皇上只是叫小寺人把她扶起来就走了。

送汤水？

也行不通，良妃送去的药膳都被大总管叫人倒了。

还有更叫人沮丧的是，皇上不爱来后宫。

若是我等着他自己来，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能等到。

想多了脑子发疼，我把头埋在手臂里，叹了口气。

要是皇上突然去御花园逛逛就好了。

我住的宫殿和那里离得特别近，每天都要去那里玩儿，他一去我就准能碰见，可是.....皇上也不爱去御花园。

唉，好难搞哦。

三

不知怎的，我的运气突然变得极其好。

在我拿着毬子，带着宫女到处闲逛的时候，居然碰见了皇上，这一次是他一个人在亭子里，身边没有臣子。

我扯了扯毬子上的鹦鹉羽毛，这就是所谓的天赐良机？

不管怎么样，我都要抓住这次机会才行。

谁知道皇上下一次逛花园是什么时候呢？

还是那句话，抢皇上要趁早。

我叫身后的豆蔻不要出声，自己朝皇上走过去。既然德妃和良妃的迂回战术不管用，想来皇上是个耿直之人。

或许我可以像豆蔻教我的那样，大大方方地和他打招呼。

走过去，一行礼，语气温婉平静：「请皇上圣躬安。」

皇上扶起我，问道：「你是？」

「臣妾是白鹿台淑妃，请皇上圣躬安。」

完美的相遇，完美的对话，这一切都很完美，可惜——这只是我在脑海中排练过无数次的场景。

实际上，我刚走到皇上面前，心里鼓着的那口气，就逃得影儿都没了。

皇上看着我，眼睛里全然是陌生和诧异。

我只觉得脸皮发烫，但眼睛又牢牢粘在他身上不肯移开。

最后还是皇上先开的口。

「.....是住在白鹿台的淑妃？」

我「啊」了一声，顾不得想为什么皇上会知道我，忙不迭点头：「对对对，我是淑妃，哦不——臣妾，臣妾是淑妃，就是白鹿台那个淑妃——」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心里一阵懊恼，突然又想起还没给皇上请安，连忙开口：「请.....请皇上圣躬安.....」

声音气息越来越小，倒不是因为自己忘了行礼，而是因为看见皇上握拳抵口，低低地笑了出来。

我觉得有些丢脸，又止不住心里得意，皇上对着我笑了呢！

这些年来见他那寥寥几面，他神情虽温和，脸上却也是没有笑容的，这般笑出声，是我第一次见到。

.....皇上不讨厌我呢。

这个认识叫我心生欢喜。皇上不讨厌我，就说明，他是有可能喜欢我的。

我看着他的笑轻轻敛下来，伸出手掌，极温柔地摸了摸我的头。

这种经历，于我而言，还是第一次。

四

自小我的爹爹便战死了，他没有机会摸摸我的头。

爹爹没有嫡亲的兄弟，只有一个庶兄，于是家业便交到了庶伯父手里。

我娘身体不好，熬到我七八岁的时候，她病得严重，最后也走了。

如今想起她，我记忆里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她坐在旧旧的院子里替别人浆洗衣物，我站在院子里看她。

那应该还是刚刚摔了脑袋的时候，三四岁的我，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弄脏了裤裙。

娘亲很生气，抬起巴掌，狠狠地打了我，我觉得身后好疼好疼，大声哭起来。

心里满满的委屈。

可我娘打着打着，又一把抱过我，和我一起哭起来。

见她哭了，我就愣住了。

虽然我怕她，但是我也亲近她。于是我捏着袖子给她擦眼泪，讷讷地安慰她：「娘不哭……小满不痛，不痛了。」

可娘亲却哭得更凶了。

我不知所措地等她哭完，看着她擦干眼泪，又用冰冷红肿生满冻疮的手拉着我进屋，给我换了一身干净衣裳。

然后，出来继续做她未完的工事。

我就坐在透风的窗前，看着她很用力地浆洗，时不时发出撕心裂肺的咳嗽声。

我们没有布，这个破窗永远也补不好，娘亲的病也总是反反复复，不曾轻省过。每日里为生计忙碌，她闲不下来，没有时间摸摸我的头。

那时候的我也只会想，庶伯父什么时候才会想起来，替我们修修这扇窗。

只要这窗子修好了，娘的病也就能好了。

可窗子仍是破的，娘的病也没好。

五

皇上的手只是揉了一揉，就放下去了。

其实我想让他继续摸摸我的头，可又怕他拒绝我，于是只好乖乖地没有出声。

我听见皇上问我：「今年多大了？」

他的声音和他的人一样，都好温和，叫我忍不住亲近，却又不敢太亲近。

「十六岁了。」

我规规矩矩地站好，认真地回答他的问题，心里想着，皇上只比我大了四岁呢。

皇上轻轻「嗯」了一声，就没有再说话了，似乎是在思考什么。

我不好出声打扰他，但又觉得见到他的机会实在难得，正想着是不是要开口说些什么，可不等我想好，就有人来了。

这个人我认识，是皇上身边的大总管，苏中官。

良妃的药膳就是他让人倒掉的。

看着确实很凶啊.....我把嘴巴紧紧闭住，也不想着和皇上聊天了。

苏中官走过来行礼，仍旧是板着个脸，对着皇上也没变过表情，但是语气却很恭敬：「皇上，于御史已经走了。」

然后对着我俯了俯身：「淑妃娘娘。」

其实.....也没有宫女们说的那么凶，我可以感受到他对我没有恶意。

皇上点了点头，我心里打鼓，他是要走了吗？

他果然是要走了。

苏中官给皇上披上大氅。

「御花园风大，莫要着凉了，踢完毽子就回去吧。」

皇上看见我手里的毽子，于是走之前叮嘱我快些回白鹿台。

我心里热热的，止不住地雀跃：「您放心，我的身体可好了，从小到大，都没有生过病呢！」

其实有夸张的成分，小病还是生过几次的，但也不过是些寻常症状。

从前那样的境况，我都健健康康地长大了，后来入宫过的都是快活日子，我连风寒都没染过一次。

此刻说我身体好，可不是说假话哄他开心。

我欢喜他关心我，又觉得时间过得实在是太快了些，才和他说了几句话，苏中官就来了。

可我又不能拦着他，只能看着他对我笑了笑，就从我身边走过。

下一次见到他，又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还有好多话，我没和他说呢。

抓住最后的机会，我转过身喊了他一声：「皇上！」

他回头，有些不明所以。

「我们还能再见面吗？」我眼巴巴地瞧着他，期待他能点点头。

可是皇上没点头。

他只是朝我露出一个温和的笑，转身离去。

这次他没有回头，是真的走了。

说不失落也是假的，但我也没有伤心太久，毕竟皇上最爱改奏疏，他可忙呢。

我也习惯了好久好久都看不到他。

但没想到，不过才三日，我就再次见到了皇上。

彼时我刚吃完午餐，正撑得慌，索性在白鹿台的院子里走来走去消消食。

豆蔻扶着我，叹了口气。

「娘娘，您总这样吃撑，对身体也太过损耗了。」

我知道她是为我好，忙不迭地点头。

这话她不是第一次说了，我也不是第一次答应了。

可我总会撑着。

一来是从前没有吃过什么好东西，我太明白，挨饿的滋味儿是真的不好受。二来，桌子上的饭食不吃完，我心里总觉得可惜。

不过是攒一攒肚子，又不是吃不下，总比倒掉好。

豆蔻说，皇上一直都很勤俭的，所以后宫各种份例不会缺，却也不会盈余太多。

我不浪费粮食，皇上知道了也一定会夸我的。

正这样想着，就有人来了。

是和庆殿的小寺人，抱玉。

我认识他的，因为豆蔻认识他，且在我之前他们就认识，所以说起话来也没那么多讲究。

「你怎么来了？」豆蔻有些诧异，抱玉不在皇上身边伺候着，怎么来了白鹿台。

抱玉一看就是紧赶过来的，他擦了擦汗，恭恭敬敬地朝我行了个礼：「娘娘受累，随抱玉走一趟，皇上想见见您。」

皇上要见我？

我和豆蔻对视一眼，只觉得不可思议。

等反应过来，我心里快活得只想要大声叫出来，皇上要见我呢！

抱玉低了声音：「午时刚过，重就先生就差抱玉来接娘娘，奴思忖着，倒不像是生了不好的事端。」

重就先生就是苏中官，这我是知道的。

豆蔻表情松快下来，和抱玉交换了一个眼神。

我只顾着开心了，也不懂他们什么意思。我猜着大抵是皇上现在心情不差，想见见我。

这是天大的好事呢。

食也不消了，我急急问抱玉：「现在就去么？」

「可不是么？」抱玉点头，「轿辇已经在白鹿台外边儿候着了，就等娘娘呢。」

那还等什么呢，我拉着豆蔻，欢欢喜喜地坐上轿辇赶去和庆殿，上次没说完的话，这次一定得说完。

可到了和庆殿，皇上却不在，只见到了苏中官。

我有些不解，不是说皇上要见我么……

苏中官对我的态度很好，虽然只是脸色和缓了些，但已经算是好脾气了。

他和别的寺人不一样，是孝宗留给皇上的老人，能干得很，学问也不比崇文馆的大学士们差。

宫中都唤他一声重就先生。

这些都是豆蔻告诉我的，所以我不笨的，我只是不聪明。

虽然我是磕过脑袋，但是又没有痴傻。你看，豆蔻教了我，我不就记住了吗？

我只是想得少，想得慢。

而苏中官好像知道，我还理解不了太复杂的话，和我说话的语气像小孩儿似的。

「娘娘先在偏殿这里等一等。」

他仍是严肃的脸，只是声音真的算得上和蔼了：「饿了就吃点心，渴了就喝茶水，不必拘束。」

我呆呆地看着他，捏起一块儿点心：「苏中官……为什么您对我一点都不凶呢？」

他似乎没想到我会问他这个问题，一时愣住了，不过很快，他便反应过来，竟朝我露出了一个微笑。

他说：「因为娘娘是个好孩子。」

哦——

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心思全放在手中的点心上。

虽说刚刚已经吃得很撑，可还是忍不住咬了一口，香香的，软软的，甜甜的。

我记着豆蔻的话，吃了一块便停了手，不敢再多吃。不知道一会子离开的时候，可不可以带走一块呢。

想着想着我便呆住了，盯着某一处开始出神。

怔愣间。

「圣驾至——」

啊，皇上回来了。

七

皇上一回来，苏中官便离开了，还顺便带走了宫女们。

很快，偏殿里只剩我们两个人。

我有些局促，突然不知道要说些什么，索性就一直冲着他笑。

皇上好像也有些不适应，但他看见我并没有厌烦，还走过来，像那天一样摸了摸我的头。

我这才后知后觉意识到，自己又忘了行礼，但是他看着并不曾生气。

他人真好。

做了皇帝，也和做太子时一样好呢。

气氛一时有些滞凝，迟钝如我，也隐隐有些不知所措。

最后还是皇上先开的口。

「册子上写着，你名余姪，今后我便唤你阿姪可好？」

「不好。」我摇摇头，直白地告诉他，「我不叫余姪。」

叫我阿姪，好别扭啊。

皇上愣了一下，接着问道：「那叫什么？」

「小满。」我来了精神，特别特别认真地对他说：「你要叫我小满，因为我只有这一个名字。」

余姪这个名字，肯定不是我爹爹娘亲取的，要不怎么我从来没听娘喊过呢。

大概.....是庶伯父给我起的吧？

很是不习惯。

不过皇上答应我：「好，以后就叫你小满。」

我点头，接着反问他：「那我该怎么叫你呢？」

皇上的名字，其实我是知道的。

豆蔻写给我看过呢，虽然.....她是用手指在我手掌心里比划的，还不忘叮嘱我不能往外说。

殷止，多好听的两个字呀。

只可惜，我认不得它们，它们更认不得我。

或许是我问得太直白了，皇上有些愣住，不过他很快反应过来。

「殷止，我叫殷止。」

我学着他刚刚的模样：「你名殷止，今后我便唤你阿止可好？」

皇上温声道：「好。」

心里悄悄将对他的称呼从皇上换成殷止，又试着开口：「阿止？」

「嗯。」

皇上应了一声。

他的脾气，可真好。

八

「我有好多好多话想对你说。」

「什么话？」

我接过殷止递过来的橘子，捧在手里，特别认真地告诉他：「我喜欢你呢。」

四妹妹特意叮嘱过，一有机会，就要告诉皇上我喜欢他，这样他也一定会喜欢我的。

「为什么这样他就一定会喜欢我呢？」我实在不解，迷茫地看着四妹妹，「又为什么要抢皇上？」

「小傻子。」四妹妹轻轻骂了我一句，搂住我，「不会有人不喜欢你的。」

「抢到皇上，你就能真正过上好日子了。」

我回抱住她，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只要是四妹妹说的，那就一定没错，我只需要按她说的做。

况且，人家本来就喜欢皇上呀。

所以此刻我看着殷止，又重复了一句：「我是真的喜欢你哦。」

「是么？」殷止好笑地看着我，反问。

「真的。」我以为他不信，极严肃地问他，「你记不记得，你去过庶伯父家里？」

殷止沉吟片刻，想起来了：「.....是正元三十七年的冬天。」

「对！」我惊喜地拍手，歪着头看他，「三年前的冬天，你问我，为什么不穿鞋，还问我，冷不冷。」

说着便忍不住笑起来，想起了第一次见到他的场景。

那应该是夜间的时候，我跑出住了十几年的小院子，七拐八拐地竟也没见着人来拦我，最后在走廊里和乌泱泱一群人撞上了。

走在最前面的，就是殷止。

他全身裹在狐裘里，露出苍白的一张脸，好像是生病了。

我愣愣地看着他，只知道这人很好看，直到他皱眉看着身旁的人：「这是哪家的孩子？」

没有人站出来，于是他又转头看着我，眉头松开，声音极温和，他问我——

「怎么不穿鞋？」

「冷不冷？」

我仍傻傻的，不晓得回话，衣衫单薄，只能抱着手臂取暖。

殷止便取下身上的狐裘，披在了我身上。

似乎是有什么要紧事，一行人紧接着便急急忙忙离开了。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那个给我披衣裳的人，是太子呀。

那件狐裘，真的好暖和。

我从来都没有穿过那般暖和的衣裳，可惜，不知道被庶伯母放在了哪里。

她说替我收着，可直到进宫，都没还我呢。

正惋惜间，殷止似是回想起当日，有些惊疑：「那个孩子，是小满？」

「嗯嗯！」我使劲儿点头，高兴极了，「就是我！」

「可.....那孩子看着，只有八九岁的模样。」他蹙了蹙眉，「小满已然十六，当年也合该有十三岁。」

他细细地看了看我的脸，叹了口气：「.....真的是小满，那孩子眉心，也有颗小小的红痣。」

说罢，指尖点了点我眉心。

我乖乖不动，等他收回手去，才继续开口：「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进宫吗？」

「为什么？」

殷止极配合地追问。

「那天，庶伯父问我，要不要做新帝的妃子。」

我慢慢地讲着，语速算不得快，主要是要说的话一多，讲快了便会磕磕绊绊。

「我问新帝是谁，庶伯父说，新帝是曾经的太子。我一听，是太子呀！便答应进宫了。」

「太子人很好的，他给我披衣裳，问我怎么不穿鞋，冷不冷。」

「所以你就进宫了？」

殷止很无奈，他摇头：「爱护臣民，本就是我该做的事情……你还这般小，这宫里并不是什么好地方。」

「不——」我打断他，「是个好地方呢。」

不自觉地冲着他笑了起来，我一样一样地数出宫里的好处：「吃得饱，穿得暖，还有豆蔻和几个小宫女陪着我玩……」

「这样便行了么？」他有些哭笑不得，「真是个孩子。」

「嗯。」我肯定地回答他，接着又继续说道，「进宫前，我想着，太子人那样好，当了皇帝也肯定很好，我嫁给他，就可以吃得很饱，穿得很暖和。」

「果然。」我十分得意自己做了正确的决定，「进宫后，我再也没有挨过饿啦。」

殷止突然咳得厉害，端起茶水饮下缓了缓，才继续同我说话。

「以前，经常挨饿吗？」

听他问起这个，我迟疑地摇摇头：「也不是。」

「进宫前三个月，没有一直挨饿的。」

甚至每顿饭都会撑到我肚子胀痛，她们说，我要进宫，可是太瘦了，会很麻烦，便一直喂我吃东西。

「怪不得，生得这般幼弱。」

殷止眼神复杂，怜惜地摸了摸我的头，我歪头凑过去，好叫他更顺手。

离开的时候，是殷止亲自送的我。要上轿辇时，我扯了扯他的衣袖，示意他稍微放低一下身体，还有话对他讲。

于我这矮冬瓜而言，他算是极高大。

「阿止，你人真好，对我也真好，我真喜欢你。」

一连三个真字，听得他一愣一愣的。

「唔……」说完了我眼巴巴地瞧着他，「方才手边摆的那盘点心，我能带一块儿走么？」

九

殷止很大方，点心连带着盘子都给了我。

我回到白鹿台的第一件事情，便是一手端着点心，一手拉着豆蔻，关上了寝殿的大门。

「吃。」我捻起一块点心，朝她嘴边喂去，「豆蔻吃。」

「娘娘使不得！」豆蔻连忙阻止我，惶恐又严肃，「御赐之物，奴怎敢造次？」

我执意要给，安慰她：「没关系的，咱们悄悄吃，不会有人晓得的。」

不过一块点心，殷止给了我，就是我的了，想来让豆蔻尝尝，也不是什么大事。

「刚刚在和庆殿尝了一块儿，有桂花的香味呢。」我舔了舔嘴唇，回味了一下，「我就想着，豆蔻最喜欢桂花味儿，她也一定会喜欢这个点心。」

豆蔻没有再拒绝，接了过去。

我笑眯眯地看着她小口小口秀气地吃点心，觉得她可真好看，也像这点心一样，身上总是香香的，软软的。

可她吃着吃着，眼泪就掉了下来。

我慌了，连忙拿手替她抹眼泪：「豆蔻，豆蔻，你怎么哭了呀？」

豆蔻不说话，只是摇头。

突然便想起，刚刚离开和庆殿时，我对殷止说的那一连串你真好我真喜欢你。

这些话，我没少对豆蔻说。

刚刚她就在我身边，也听见了，难道是以为我不和她好了？

又或者是以为我说喜欢她是骗人的？

这可不行。

「你放心。」我特别郑重地看着她，「刚刚我是说过喜欢阿止，但是——

「我也喜欢豆蔻，没有偏心喔。」

豆蔻愣愣地看着我，我觉得自己定是猜对了，便像模像样地叹了口气：「所以不要担心，还是我们两个最最要好。」

「这怎么能一样呢？」

她破涕为笑，无奈极了：「娘娘对皇上的喜欢，与对豆蔻的喜欢是不一样的。」

「哪里不一样？」我有些着急，不断和她解释，「一样的，一样的！」

豆蔻没有再哭了，漂亮的眼睛看着我，突然恍然似的。

「.....娘娘还小呢。」

她声音温柔，像个大姐姐：「若是一样，那也是好的吧。」

见她不伤心了，我放下心来，催促她：「豆蔻吃点心。」

「这些点心，都是豆蔻的，别人不许吃。」

豆蔻逗我：「娘娘也不许吃么？」

「嗯！」我使劲儿点头，表示肯定，「我也不许吃！」

送给她的东西谁都不能抢，就算是我自己，也不行。

这大概是我为数不多的固执之一。

豆蔻吃完一块，便不肯再吃了，她将剩下的点心极爱惜地包了起来。

我疑惑地看着她。

「奴不饿呢。」豆蔻忍不住摸了摸我的头，她很少做出这些在她看来是逾矩的动作。

「娘娘的点心，豆蔻很喜欢，要留着慢慢吃。」

我点点头，行吧。

正想和豆蔻说话，突然想起，自己好像又没有和殷止把话说完。

「哎呀——」我懊恼地挠挠头，看着豆蔻，对自己的坏记性有些生气，「我忘了问问阿止——

「他生的病，好了没有？」

十

三日后，抱玉来了白鹿台。

他是来宣圣旨的。

「恭喜娘娘，以后您就是贵妃啦！」抱玉把明黄色的圣旨转交给我，向我道贺，「这可是咱们宫里头一份儿呢！」

我感受得到，他和豆蔻都是真心替我高兴。

可我不晓得做了贵妃有什么不同，看着小寺人们手里抬着的两个大柜子，我恍然大悟。

难道——

是因为贵妃比起妃，多了两个柜子？

「娘娘！」豆蔻笑得眼泪都快下来了，嗔怪我，「哪能是这个意思？」

抱玉也是哭笑不得，不过还是替我帮腔：「豆蔻姐姐，娘娘这般说倒也没错，这两柜子赏赐，可不就是贵妃才能享用的么？」

豆蔻笑完了，温声与我解释：「好娘娘，贵妃和妃可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呢？」

我不明白，不都是妃么？

「唔……」豆蔻思索了几息，换了个我能听懂的说法，「娘娘做了贵妃，就能吃更多好吃的东西，穿更多漂亮的衣裙。」

我对这些并不太在意，能吃饱穿暖就很好，听了她这么说，只兴致缺缺地点了点头。

可豆蔻接下来的话却叫我打起了精神。

她说：「您还可以自己去和庆殿找皇上。」

真的么？

我睁大眼睛看着豆蔻，明明从前都是不许的，怎么做了贵妃就许了呢。

「当然是真的！」她和抱玉对视一眼，笑得神秘秘，「今天晚上，您就能见到皇上。」

今天晚上就能见到阿止？

我快活起来，做贵妃原来是件这么好的事情，怪不得四妹妹千叮咛万嘱咐，教我要争宠。

下午突然变得难捱，我眼巴巴地等着殷止派人来接我。

等啊等啊，终于等到了……晚食。

毫不意外，我又撑着了。

豆蔻本想替我揉一揉，可苏中官带着小寺人来了，她只来得及将我洗得香香，紧接着把我送上了轿辇。

小寺人急急抬起轿辇就要走，豆蔻忙追上来嘱咐我：「娘娘不怕，娘娘不怕……奴哪儿也不去，就在白鹿台等您回来……」

其实我心里并不觉得害怕，甚至还有点高兴能见到阿止，但我还是朝她使劲儿点了点头，眼看她已经跟不上小寺人的脚步，磕磕绊绊地快要摔倒，我赶忙叫她回去：「别追别追……我还给豆蔻带点心，带桂花味的！」

豆蔻总算慢慢停了下来，只是仍不肯转身，目送着我离开。轿辇路过拐角处，转了个弯，她看不见我，我也看不见她了。

我转回身体，开始一遍遍念叨：「问阿止病好没有、问阿止病好没有……」

到了和庆殿后，我脚碰着地，刚要往里头走，动作却又突然顿住。

「娘娘，怎么了？」

苏中官有点诧异，可还是耐着性子好声气地询问我。

我迷茫地看着他，打死都想不起来，刚刚自己嘴里叽叽咕咕念了半天的话是什么。

「苏中官.....

「我要问阿止什么来着？」

十一

最后我还是没想起自己要问殷止什么话，跟在苏中官身后，一路走进了寝殿。

里头静悄悄的，殷止不在。

苏中官悄悄退了出去，我想起平时豆蔻教我的那些规矩，安静地在椅子上坐好，不乱走，也不乱摸。

虽然这样确实有点无聊，但好在我的眼睛还可以四处看看。

殷止的寝殿很大，可是有点冷。

现下已经入冬，晚上这样冷，他怎么都不点炭？

想得出神，我都没有注意到殷止已经回来了。

「小满？」

我回过神来，再次看见了他那张温和的笑脸，一点都不觉得无聊了，「阿止，你回来啦！」

他身上还带着湿润的水意，我恍然，他刚才是去沐浴了呀。

我眨眨眼，发觉他似乎又好看了一点。

还不等我告诉他，苏中官就端着一碗药走进来：「皇上，该喝药了。」

殷止端起那碗黑黢黢的药汁，面不改色地喝了下去，我终于想起自己在轿辇上一直念叨的是怎么了，我想问问阿止的病好了没，可是现下看着他还在喝药，好像.....也不用问了。

「等了很久吗？」

殷止漱完口，过来坐在我旁边。

我想了想，摇头：「不久。」

「.....那就好。」

说完他就沉默了下来，我也不晓得要说些什么，索性就满眼稀罕地看着他，这也不能怪我，谁叫他长得好看呢。

寝殿静悄悄的，半晌，他试探似的问我：「小满知道.....今晚我们要做什么吗？」

摇摇头，我不太明白他什么意思。

但他好像松了一口气，带我走到了一张很大的床前，对我说：「今天晚上，小满就睡在这张床上。」

我「哦」了一声，还真有些困了，便开始动手去解身上的披风，殷止有些诧异：「小满？」

他转过脸，不肯再看我：「你这是做什么？」

「睡觉呀！」

我脱下披风，露出淡粉色的亵衣，迅速爬上床后，还忍不住打了个哈欠：「不是你要我睡在这里的么？」

殷止沉默了。

我动作麻利地钻进棉被里，轻轻抖了一下，寝殿里没点碳，棉被还有点冷。

「那.....你先睡吧。」

沉默过后，殷止伸出手，替我掖了掖被角。

我看着他把帷幔轻轻合拢，而后缓步走开，大概.....又去看奏疏了吧？

做皇上可真忙。

他这样辛苦，我还是等等他好了。

于是我忍着困意，等啊等啊，等了好久，我都要睡着了，他还是没来。

我的眼皮渐渐沉重，突然，帷幔外传来一阵阵压低的咳嗽声。

是阿止在咳嗽吗？

从帷幔的缝隙间探出头，我看见殷止背对着我，侧躺在不远处的软榻上。

他睡在那里做什么？

豆蔻明明说过，今天晚上殷止会和我一起睡觉的。

我下了床，也没穿鞋，赤着脚走到他榻边，他似是有所察觉，转过头来看见了，连忙坐起身来，开口时很有些愧疚：「被我吵醒了？」

我摇头蹲下，不解地看着他：「你为什么睡在这上面呀？」

分明应该和我一起睡的。

殷止张了张口，半晌才道：「呃，我怕挤着你。」

「不会！」

我才从那里下来，挤不挤的我还不知道么，于是我认真地告诉他：「你放心，床上可宽敞了，我们都能在上头打滚儿！」

「咳——咳咳——」

殷止突然又开始咳嗽，他握拳抵口，极力压抑着，看起来难受得不得了。

等到慢慢平息下来，他才又再次开口：「还是不必了……多谢小满的好意，只是我已然习惯了一个人睡。」

「没事儿，多睡几次就习惯啦！」我握住他的手，刚想把他拉下来，就被冰得哆嗦了一下。

他的手怎么这么凉？

想起寝殿里头没点炭，他身体又不好，我把手伸进他被窝一探，冷冰冰的，难怪他会咳嗽。

「这个床一点都不暖和！」没来由地，我有些生气，「一点都不！」

人凉了，就会生病。

「我们一起睡！」说罢眼巴巴地望着他，「我可暖和啦，阿止，娘亲和阿姥都告诉过我，睡觉的时候，两个人抱在一起就不会冷了！」

殷止只是低着头，一直看我和他紧紧拉在一起的手，半晌，他艰难地点了点头。

我快活起来，连忙拉着他走到大床前，我先钻进被窝里头后，又用眼神示意他也赶快躺进来。

他动作缓慢地躺下，浑身僵硬。

我就知道，天这么冷都还不点炭，看吧，被冻僵了吧？

这么大的人了，还不知道好好爱惜身体。

叹了口气，我滚到殷止怀里，他身上冷冰冰的，一丝热气也无，我忍着寒意搂住他，脚心也贴在了他的脚背上：「我给阿止捂一捂……现在暖和了吗？」

殷止低低「嗯」了一声，伸手轻轻回抱住我：「暖和了。」

感受到他的身体渐渐泛起温热，我的困意再次翻涌上来，眼睛睁开的缝隙越来越窄。

「我就说……我很暖和吧……」

殷止的手轻轻拍打着我的背，他人真好，还哄我睡觉。

我打了个哈欠，在他怀里沉沉睡去。

十二

第二日醒来后，殷止已经不在了。

豆蔻站在床前，笑吟吟地看着我，脸上再没有昨日的担心，且瞧着还很欢喜。

「娘娘醒了？」

我揉了揉眼睛，仍旧躺在床上，谁叫豆蔻的声音实在太好听，温温柔柔的，叫人根本不想起床。

但不起床是不行的，毕竟这里是殷止的寝殿。

「豆蔻.....」

我打了个哈欠，爬起来看着她：「你是来接我回白鹿台的么？」

「娘娘。」

豆蔻拿过衣裳，动作麻利地帮我穿好：「咱们不回白鹿台了。以后，娘娘每天都能见着皇上！」

「啊？」我茫然极了，不明白她说的是什么意思。

豆蔻笑着看我：「皇上说了，以后您就住在和庆殿里.....天不亮，抱玉就把白鹿台的东西都搬过来了。」

原来是这样啊，我点点头，那就住吧。

我以为殷止会回来得很晚，因为他看起来是那么忙，可他今日申时便出现在了和庆殿。

彼时我正看着豆蔻绣花，抱玉问安的声音从外头传了进来，我便知道是殷止回来了，赶忙跑出去迎他。

「阿止，你回来啦！」

他今天的气色看起来很不错，摸了摸我的头，进来时顺势就拉起了我的手。

豆蔻和抱玉悄悄地离开，整个寝殿只剩下我和他。

我侧过头看他：「阿止，你昨晚睡得好么？」

「嗯。」他笑着点头，脾气还是那么好，褐色的眼珠泛着一股子温柔：「幸好有小满陪着，我才睡得那么好。」

「我就说我很暖和！」我得意极了，又不忘叮嘱他：「不能着凉，着凉会生病。」

殷止很郑重地答应了，还不忘向我道谢。

他真的是个很好很好的人。

我就知道，嫁给他是一件顶顶好的事。

今天的晚食，我和殷止一起用的，和庆殿的菜色很简单，同白鹿台的也差不多，只不过还要更清淡些。

殷止的吃相很好看，他还给我夹菜。

其实吃到最后，我已经吃饱了，可殷止给我夹的菜还没有吃完，我想了想，硬是全吃光了。

果不其然，我再一次吃撑。可这会儿豆蔻不在，不能给我揉肚子，殷止也没有夸我。

我有些沮丧。

简单的洗漱过后，殷止开始看奏疏，我抱着肚子坐在他身边，看着他圈点批注。

等啊等，等到灯花都有些昏暗了，才终于等到他放下笔，我还是忍不住开了口：「阿止，你怎么都不夸我呢？」

我有些失落地看着自己的肚子，现下仍旧有些难受：「你给我夹的菜，我都吃完了.....我没有浪费粮食，你可以夸夸我吗？我很喜欢你夸我的。」

殷止这才反应过来，有些懊恼似的：「对不起，都是我不好，给小满夹了太多。」

说罢他忧心忡忡地看着我：「还难受么？」

我诚实点头，确实还有些难受的，要是豆蔻在就好了，她会轻轻帮我揉肚子，可舒服了。

可殷止却说，他也可以帮我揉肚子。

我挠挠头，摊开了肚皮，既然他愿意帮忙，那就揉吧。

殷止很小心地伸出手，帮我揉肚子，他的力道不大不小，舒服得我昏昏欲睡。

而越困，我脑子就越不灵光。

实在是被他揉得太舒服，我打了个哈欠，索性把头枕到他腿上，又胆大包天地举起他的手放上脑壳，闭了眼睛还不忘提要求：「阿止摸摸我的头，我喜欢被你摸摸头.....」

殷止没有拒绝，反而将指尖插进我发根，轻轻按压起来，我迷迷糊糊地听他说话。

「我四岁那年，养过一只霄飞练。

「它总是藏在芭蕉丛里，喜欢同我亲近，不管我是揉它肚皮，还是伸手摸摸它头，它从来都不会生气，甚至还很喜欢.....它和小满真像啊，连名字都一样。」

我听了个囫圇，只知道「嗯嗯哦哦」地点头，他的声音轻和，听着直叫人想睡觉得很。

睡意翻涌间，却又听见他在我耳边轻唤：「小满？」

我长长地「嗯」了一声，稍微清醒了些。

他的指尖轻摁上我额心，好声气地问我：「今晚我还和你一起睡.....好么？」

这有什么不好的。

我点点头，努力让自己的脑壳从他腿上支楞起来，又慢吞吞地爬上了床，睡过去的前一秒，还记着朝他挥了挥手，示意他赶快过来。

之后，之后的事嘛，我就记不得了。

平常这个时候，我早睡着了，唉，做皇帝真的好辛苦啊，这么晚才能睡.....

我就这么在和庆殿住了下来，随着时间一日日过去，我与殷止也愈发熟稔起来，知道了好多好多别人不知道的事情。

殷止很忙，但其实也没有我想的那么忙。

他也不是时时刻刻都爱看奏疏，有些时候，他会看一些其他的书，还会写一写字。

晚间寝殿里仍旧不点炭，苏中官说，殷止的身体受不得干热，点了炭会病得更严重，他还告诉我，其实阿止最不爱喝苦药，好些时候都偷偷倒掉。

「娘娘可千万不能忘。」

苏中官给我带桂花味的糕点，认真叮嘱我：「监督皇上喝药这样重要的事，老奴就交给您了。」

「生病就要吃药，吃药病才会好。」这么一想，我顿时觉得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感受到苏中官对我的信任，我信誓旦旦地向他保证：「重就先生放心，我一定盯着阿止乖乖喝药。」

苏中官和蔼地笑起来，一点都不像别人说得那么严厉，他悄悄对我说：「皇上喝完药若是嫌苦——书架下头有个八宝攒盒，里面装了好多蜜饯，皇上吃一颗，您吃两颗。」

我喜欢吃蜜饯，可又不明白：「为什么我能吃两颗呢？」

什么都没干，还能比殷止多吃一颗蜜饯，叫我怪不好意思的。

苏中官慈爱地看着我，一点也不嫌我问得多，他说：「因为娘娘是个好孩子，合该多吃一颗。」

啊，原来是这样啊。

如此我便心安理得地接受，而后果然在书架下找到了那个攒盒，打开一看，满满一盒子全是蜜饯，闻起来就很香甜，以至于殷止每回喝药时，我比他还要更积极，生怕他因为怕苦把药偷偷倒掉。

等到他喝完药，我就给他剥一枚甜甜的糖莲子，然后再给自己剥两枚。

他第一次看到这攒盒，还有些诧异，不过也只是短短一瞬，然后他看着我：「……小满怎么知道攒盒在书架下头呢？」

「我不知道……它自己跑出来的！」我心里秉持着这是我与苏中官的秘密，不肯告诉殷止，可又觉得有点心虚，不敢抬头看他，只一味狡辩。

「怎么只给我一颗呢……好小满，你怎么这么快就被苏中官收买了？」殷止好笑地看着我，眼睛柔和得像一片深湖。

我下意识地反驳：「我没有！」

话音刚落又立刻捂住嘴，心里懊恼极了。可我怎么想也想不通，他怎么就知道是苏中官给的蜜饯呢？

明明我什么都没有说！

连豆蔻都不知道呢……我给她带糕点时，差一点就要全盘托出，可还是憋住了。

可殷止还是那么好，他跟我说，不会告诉苏中官计策已经败露，他也会好好喝药，不过——

以后每回喝完药，我必须要悄悄地多给他一颗蜜饯，作为报酬，我可以吃三颗蜜饯。

「除了我们，谁也不知道。」

好吧，被他说服了。

我哼哼唧唧地又往袖子里塞了一颗蜜饯，心想苏中官让我看着殷止喝药，只要他喝了，那我吃了两颗蜜饯还是三颗蜜饯，应该也不是很重要吧？

且一想到殷止说，这是我和他的小秘密，不知怎的，我心里还隐隐觉得很高兴。

「阿止，你真好。」

我情真意切地看着他，嘴甜得不得了。「我能出去玩一会儿么？就一会儿。」

现下午后，我被袖子里的那颗蜜饯勾住了，一点都不想午休。

殷止点了点头：「一刻钟。」

我笑嘻嘻地拉着他继续说好话，虽然翻来覆去总也绕不过那几句，但还是叫殷止宽泛到了两刻钟。

真好，可以去找豆蔻了。

我跑出和庆殿，熟门熟路转了个弯，一眼就看见值事房里头绣花的豆蔻。

「豆蔻，豆蔻！」虽然上午才见过，可我还是觉得有点想她，袖子里的蜜饯那么甜，豆蔻一定会喜欢，「.....你快猜猜，我给你带了什么？」

豆蔻笑得很甜蜜，假装惊奇：「哎呀，是糕点？还是饴糖？」

「都不是。」走近了，我得意洋洋地要她闭上眼，「你尝一尝就知道了！」

说罢，把袖里那颗糖莲子喂进了她嘴里。

「甜的。」

豆蔻睁开眼睛，笑着看我：「是糖莲子。」

我眼巴巴地瞧着：「豆蔻喜不喜欢？」

她点头：「喜欢，喜欢得不得了，娘娘给的糖莲子真甜，奴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甜的糖莲子！」

我放下心来，她喜欢就好，只要她喜欢，我就觉得高兴，「以后我每天都能给豆蔻带好吃的蜜饯，明天给带其他味道的！」

豆蔻却摇摇头，她用手帮我梳理好跑得有些乱的发髻，一边叮嘱我：「娘娘乖，自己吃就好，不必给奴带。」

「你放心，我吃过了。」我四处看了看，自以为很隐秘了，便小声地告诉她：「我每天能有三颗蜜饯，我吃一颗，豆蔻吃一颗，还剩一颗我就偷偷藏在你给我缝的荷包里头，咱俩以后悄悄地吃。」

那个攒盒里的蜜饯，似乎永远也吃不完。

豆蔻喟叹一声：「娘娘啊——」

她无奈地看了我一眼，还是夸了我：「娘娘在这方面，总是很聪明的……」

我有点害羞，低下头谦虚：「其实也还好啦，阿止才聪明呢。」

要不是他，哪来多出的那颗蜜饯呢。

十四

每隔半个月，朝臣们就能休沐一天。

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只有在这一天，殷止才能睡一会儿懒觉。平日里经常是我还没醒来，他就已经离开。

不像现在，我睁开眼睛后，他还在我身边躺着。

我悄悄打了个哈欠，赶走昏沉的困意，脑袋逐渐清楚起来。

殷止睡得很好，我也不想把他吵醒，于是侧躺着，认真地望着他的侧脸。

他真好看。

除了豆蔻，他是我见过的人里，最好看的那一个。

不知道看了多久，我手心变得汗涔涔的，极不舒服，我下意识地动了动，与我十指相扣的殷止被惊醒，呼吸由轻慢变得稍稍沉急。

他慢慢睁开眼睛，而后偏头朝我露出一个柔和的笑：「……小满醒了？」

我点点头，同他一道坐起身来。

「阿止。」

我唤了一声，而后听见他传来轻轻的一声：「嗯？」

想了想，我很认真地看着他：「我觉得，你今天比昨天好看。」

殷止叹了口气，好像有点伤心似的问我：「如此说来，小满是觉得，昨天的我不好看么？」

「不是不是！」

我赶忙否认：「我的意思是，你昨天好看，今天更好看，唔……你每一天都在变好看！」

殷止没说话，好像不信我。

「真的！」我绞尽脑汁地思考着，该如何描述他的好看，「……阿止知道白鹿台种的栀子花吗？白白的可娇嫩，你和栀子花一样好看，身上也都是香香的。」

末了，我又连忙补充道：「只不过——梔子花身上的香味浓浓的，阿止身上的香味淡淡的……」

剩下的话湮灭在唇齿间，我不敢再说，眼看着我愈多说一句，殷止的脸便愈红上一分，这样下去，他又要生病了。

春日里天气好，好不容易停了两天药，我还是不要惹他生气的好……虽然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生气。

殷止沉默着下了床，被小寺人收拾好后，绕过屏风去了外间，不多时，我就看见了豆蔻笑吟吟的脸。

她进来替我洗漱更衣，我乖乖地抬起手，豆蔻给我穿好衣裙，又给我梳了个简单的发髻。

今天的她还是那么好看。

「豆蔻——」

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我看着镜子里为我整理衣襟的豆蔻，甜蜜话张口就来：「你今天真好看，就像白鹿台的粉芍药一样好看！」

豆蔻早已习惯了我粗糙直白的夸奖，起初还会难为情地垂头，后来却越听反应越平淡。

她把我扶起来，眼睛弯成两个月牙儿：「娘娘也真好看。」

要夸人就一起夸，于是我点头肯定：「我们真好看！」

说着，我们往外间走去。

殷止竟然还没有去前殿，难道是在等我？眼见着他朝我伸出手，我立刻巴巴地牵住了。

「阿止，你是在等我吗？」

他定定地看着我，忽然伸出手轻轻拧了拧我的脸颊。

我有些困惑，不明白他这是怎么了，可是他不说话，我也不知道怎么问，索性就安安静静地跟着他去了前殿。

这沉默一直持续到朝食过半，我刚喝完碧梗粥，殷止的声音突然幽幽地传进了我的耳朵里。

「小满……」

我转过头看他，用眼神询问他什么事。

他神色平淡，不辨喜怒：「早上说的那些话，都是哄人开心不是？」

什么叫哄人？

我严肃地看着殷止：「我从来不说假话的！」

他淡淡地「哦」了一声，而后看着我的眼睛，状似无意地发问：「梔子花和粉芍药，小满以为，哪个更好看？」

说实话，这个问题有点难住我了，梔子花和粉芍药，哪个都是我的心头好。

可殷止既然这样问，那我就不得不选出一个了。

于是我低头认真思考了一下，而后抬头，极其肯定地告诉他——

「粉芍药。」

梔子白确实好看，可粉嫩嫩的颜色看着多热闹呀。

殷止轻轻咬牙，看了我半晌，突然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罢了。」

他无奈地摇头，转而问我吃饱了没有。

我仔细感受了一下，说没吃饱其实也不饿了，说吃饱了又还能再吃一点儿。

六月斑鸠，不知春秋。

我向来是冷了不晓得穿衣，热了不晓得脱，吃饭也是一样，分不清饱胀。

自第一次用饭吃撑后，这段时间殷止都会拦着我一些，于是我转过头看他，由他来决定我要不要继续吃。

殷止摸了摸我的肚子，轻轻一按。

他沉吟一声，然后把抱玉唤了进来：「几上的，可以撤下了。」

这意思，是我已经吃饱了。

行罢，我跟着他站起来，今天殷止应该会看书，要不就是写字。

可我料错了，今天殷止既没有看书，也没有写字。

他又变回了之前温柔和煦的模样，摸了摸我的头，眼神怜惜：「……几个月没出殿，小满都快要闷坏了。」

欸？我有些没反应过来。

说实话，要不是殷止提起，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竟然已经整整三月未曾出过和庆殿。

每日里不是吃了睡睡了吃，就是粘巴糖似的粘着殷止，压根儿没有感受到时间的流逝，一转眼，三个月就这么过去了。

虽然和殷止待在一起，我并不会觉得闷，但能到花园里头走一走，也是极好的。

抱玉听见殷止和我要去花园，迅速备好了玉辂。

也是这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已经有些日子没有看见苏中官了。

我坐在殷止旁边，低声问他苏中官去了哪里。

殷止捏了捏我的鼻尖，要我别担心：「重就先生去忙别的事情了，过段时间就回来。」

我放宽心，给他看手里的毽子。

「好看。」

他夸了一句，我有些得意：「豆蔻做的，她手可巧了。」

刚说完，御花园就到了。

我兴冲冲地下了玉辂，拉着豆蔻一起踢毽子。

踢着踢着，豆蔻突然扯扯我衣角，示意我回头看。

我正踢得兴起，硬是等腿软得接不住了才转身，刚看了一眼，我就急急忙忙地往回跑，顾不得满头大汗，也不要毽子了，赶忙回到殷止身边。

良妃和德妃站在殷止面前，面目柔美，也不晓得是什么时候来的。

见着我，还很和善地唤了一句：「贵妃娘娘。」

我刚答应了一声，四妹妹的叮嘱突然在脑海里回响起来，我意识到，她们好像都是来抢皇上的，不行，我也要抢。

身体比意识更快，等我回过神来，才发觉自己的双手已经紧紧抱住了殷止的右臂。

殷止有些诧异，但不知怎的，我又分明觉得他有些高兴。

反正，比早上的时候高兴。

他接过抱玉送来的手帕，动作轻柔地替我擦汗，等我的脸变得干爽了，才肯停手。

「怎么了？」

殷止低声问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索性就只摇摇头，满心恹恹，浑身都不得劲儿。

瞧着我这副模样，他便吩咐抱玉，要带着我回和庆殿。

见我们要走，德妃连忙唤住我，笑容明媚：「贵妃好久没有去我那里坐坐了，等几日空闲了，可一定要来。」

良妃附和着，也邀请我去她那里。

我一头雾水，不明白她们怎么突然变得这般热情，要知道，我和她们也就见过寥寥几次面。

平常时候，我待在白鹿台里头，有豆蔻和其他几个小宫女陪我，所以她们不来找我，我也从来不找她们。

再说了，现在还有殷止陪我玩，我一点都不想去她们那里坐坐。

于是我诚实摇头，拒绝了她们：「我不想去。」

殷止拉着我往玉辂上走，声音温和且纵容：「不想去便不去。」

一回到和庆殿，我立马变得生龙活虎。

刚想告诉殷止我饿了，就被他提溜到书房：「既然不累，就陪着我写字吧。」

十五

陪着殷止写字，最大的用处便是叫我明白了，自己真真是不学无术。

他好心教我写字，我却因为他的声音太柔和，躺在他怀里睡了个天昏地暗，醒来还是因为闻到了饭香。

迟钝如我，竟也难得地感到了些许羞愧。

于是午食我坚决不肯抬头看殷止，只顾着埋头刨饭，脸跟饭碗如同粘在了一起。

一块兔肉出现在碗里，殷止不赞同的声音传来：「不吃点菜怎么行。」

我悄咪咪抬起脑壳，想要偷看一眼，却被他逮了个正着。

不过殷止什么也没说，看着也并不生气。

这顿饭和往常一样，吃得差不多了，他就让我放下筷子，免得腹痛。

他的脾气，怎么就这么好呢？

我摸了摸肚子，满心感慨，然而没等我感慨完，就被殷止捏住了脸颊。

「来，咱们继续。」

说罢又把我抓到了书房，仍旧像上午那般教我写字。

我规规矩矩地站在殷止怀里，他帮我捏住笔，而后手把手地教我。

说实话，他对我的要求真是极低。

「也不是要小满考个状元，学完一本千字文便极好。」殷止蘸了蘸墨，声音轻快，「好了，先来写一写小满的名字，写完了小满的，再写我的。」

他带着我写了一遍我的名字，又在一旁的空白处写下他的名字。

我看了看纸上的四个字，又看了看殷止右手上的玉扳指，后知后觉地想起了什么，转过身去：「阿止……」

他轻轻「嗯」了一声，放下手中的笔。

我看着他的眼睛，满是认真：「你不要喜欢别人，你只喜欢我，好不好？」

说罢又觉得不太准确，想了想，我把这句话改成了：「阿止最喜欢我，好不好？」

殷止似乎是思考了一下，然后看着我，神色严肃起来：「那么，小满最喜欢谁呢？」

我最喜欢谁？

低下头，我开始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

脑海中浮现出豆蔻，而后又是殷止，但紧接着，一张凶巴巴的小脸跳了出来，占据了我所有视线，她骂了一句「小傻子」，然后把半个馒头塞进我手里。

「四妹妹。」

我抬起头，小声又坚定地告诉殷止：「我最喜欢四妹妹。」

殷止有些意外似的，不过他很快就反应过来：「为什么小满最喜欢她？」

为什么呢？其实我也不知道。

四妹妹很凶，总是说我笨，说我傻，最见不得我哭，总是不耐烦地看着我。

这样的四妹妹，我为什么会最喜欢她？

大概是因为，她老是惦记着我有没有吃饱，也总会偷偷跑来看我，即便再不耐烦，也还是会伸出手抱抱我。

她说我笨，却不许别人这么说。

「你看，我教给你的那些话，你全都记住了……所以你不笨的，你只是不聪明。」

我点点头，四妹妹这么聪明，她说的话，一定没错。

此后我便牢牢记住，只有四妹妹才可以说我笨，其他人说的，都不算数。

所以当殷止问我，为什么最喜欢四妹妹，我想来想去，只想出四个字：「四妹妹，好。」

「四妹妹最好。」

我固执地重复了一遍，四妹妹是天底下最好的人，也是对我最好的人。

不是说殷止和豆蔻对我不好，可是四妹妹是不一样的，于我来说，那半个馒头，要比桂花糕更加珍贵。

可殷止似乎并不理解。

他看着我，眼神淡淡：「所以小满最喜欢的人，并不是我。」

我下意识地想要反驳，因为在我心里，四妹妹和殷止是不同的，可是我又说不出到底哪里不同，于是只好讷讷地闭上了嘴巴。

然后我又听见他说：「小满，这不公平。」

「如果小满最喜欢的人不是我，那么我最喜欢的人也不会是小满。」

我看着他冷淡的脸，心想着，完了，四妹妹要我抢皇上，我没抢到。

不知道为什么，心里突然就觉得很委屈，但并不仅仅是因为辜负了四妹妹的期望。

或许是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殷止微笑点头的样子，毕竟他的脾气那样好，现在他说不会喜欢我，我心里的难过便铺天盖地的。

但是我不会哭的，因为四妹妹说，掉眼泪就是没出息，所以我很少哭。

即便殷止不喜欢我，我也不会哭的。

我转过身，拿起笔继续写字，可是看着纸上黑乎乎的大字，我又想不起该从哪里开始，呆呆地捏着笔，心里更难过了。

正恍惚间，我听见殷止在身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下一刻，我被抱进了怀里。

「哭什么呢.....」

我刚想说自己没哭，就被他扳过脸：「不是最喜欢你，你便要哭。」

他捧着我的心，替我擦干净眼泪，动作温柔又细致，一边擦还一边叹气：「你也不是最喜欢我，我是不是也该哭一哭？」

我下意识地扭过头，飞快抹掉眼泪，觉得有点丢脸。

要是四妹妹晓得了，一定会骂我没出息的。

「好了，不难过了。」

殷止又变回了熟悉的模样，妥协道：「这样好不好？」

「.....等小满会写我们的名字了，我就最喜欢你。」

我吸了吸鼻子，问他：「真的吗？」

「真的。」

他捏了捏我的心：「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好像确实如此，我点点头，想要继续学写字，可是怎么想也想不起，刚刚殷止是怎么写这几个字的。

我举着笔，又想哭了：「我、我不会写.....」

「没关系。」

殷止轻轻笑了起来，大掌包裹住我捏着笔的右手。

「我来教小满，好不好？」

十六

殷止说，等我会写我和他的名字了，他就最喜欢我。

所以此后我一有时间，便会在书房练字。

但我实在是不够聪明，来来回回四个字学了好久，还是有些记不清笔画，心里免不得懊恼。

见我不开心，豆蔻便做了新衣裳来安慰我，只是做好了却不肯给我看。

「再过五日，便是娘娘的生辰了。」她替我梳头，动作麻利又不失温柔，「就当是奴为娘娘准备的生辰礼物吧。」

我讶然，今年的小满生辰怎么来得这么快？

上一次过生辰，还是在白鹿台的时候，豆蔻给我做了特别特别好吃的梨膏糖。

这一次在和庆殿过生辰，殷止会知道吗？

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告诉殷止我的生辰快到了，如果是以前，我就直接问他要礼物了也说不定。

我开始更加努力地练字。

离我生辰还有两日的时候，许久不见的苏中官回来了，他好像出了一趟远门，整个人看起来很有些疲惫。

紧接着，往日里深居简出吃斋念佛的贤妃，突然就打开了殿门。

进宫这么久，我只在宫宴上见过她一次。

豆蔻说过，贤妃是殷止的表妹，所以两人之间，自然是要亲近些。

我明白的，可是听见殷止去贤妃那里，我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有点生气，还有点失落，又或者是其他的什么感受，我说不清楚，索性就一门心思练字。

就连殷止回来了，我都没有注意到，还是豆蔻出声请安，我才回过神来，赶忙把写过的纸藏起来。

本来不想和他说话的，我心里还生着气呢，可他一脸累意，还朝着我微笑，我便心软了。

这天晚上殷止把我抱得很紧，可我却没有睡着。

这就导致了第二天我一整日都是晕乎乎的，练字时老是打哈欠，豆蔻劝我去睡一睡，我使劲摇头，想要写出一张更满意的字来。

如此，在晚食前，我终于写出了一张最漂亮的。

殷止派抱玉传话，说他会晚些回来，我实在困得不成样子，心想，明日白天拿给他看也是一样的，便先歇下了。

这一夜我睡得很香，还做了个好梦。

梦见我把写好的字拿给殷止看，他夸我写得好，然后对我说：「我最喜欢小满啦！」我便很高兴地抱住他，心里快活得不得了。

这个梦太过逼真，以至于我醒来时发现只是梦，心里还有些失落。

我从床上坐起，身边并没有殷止。

看着大亮的天光，我心里懊恼极了，一定是我睡得太沉，他走了都没有发现。

正要下床时，屏风后两个小宫女的声音传来。

「昨夜皇上一整夜未归殿……」

「我听说，是宿在了贤妃娘娘那里……」

我脑海里一阵轰鸣，殷止他昨夜没有回来，他和贤妃在一起啊。

这一刻，我清晰地意识到，原本可以属于自己的东西，被别人抢走了。殷止骗我，即便我把写好的字拿给他看，他也不会喜欢我的。

好不好，一点都不好。

「噤声！」

豆蔻压抑的声音响起，听着严厉极了：「谁给你们的胆子，敢在娘娘背后嚼舌头？！」

两个小宫女赶忙求饶，而后唯唯诺诺地走远。

下一秒，豆蔻捧着新衣裳，笑意盈盈地进来了，但旋即她的脸色变得慌张起来，赶忙走到床边。

我呆呆地坐在床上，要哭不哭地喊她：「豆蔻……」

她把我搂进怀里，轻轻拍背：「不哭不哭，娘娘不哭，豆蔻在呢。」

我憋回眼泪，心里一阵阵地难过。

「我想回白鹿台了。」

我抬起头看着她，喃喃道：「豆蔻，我想回白鹿台。」

如果知道现在会这么难受，我当初一定不会住进和庆殿的，在白鹿台踢毽子，我就不会不开心。

对，回了白鹿台，我就会像以前一样开心了。

我迅速下床，抱起豆蔻给我做的新衣裳，又把厢笼里头其他的衣裳也找了出来，想要装在一起带回白鹿台。

豆蔻赶忙来阻止我，声音焦急：「娘娘，皇上还没回来——」

「我就是要回白鹿台！」

我打断她，瘪了瘪嘴：「豆蔻，我不要住在和庆殿了，我不开心，非常非常不开心……」

「为什么不开心？」殷止的声音传来，他面色苍白，披着大氅走了进来，看见我时却又皱紧了眉，「……怎么不穿鞋？」

我不想理他，抱着一大堆衣裳继续收拾。

豆蔻为难地看着我，而后殷止就让她先下去，我就当什么也没听见，找了一件披风，把衣裳包在了一起。

殷止走过来，轻轻地唤了我一声：「小满……」

我紧紧捂住耳朵，不想听见他的声音，而后飞快地回到床上，躲进被子里，好像这样才能让我觉得安心一点。

「小满。」

殷止走到床边坐下，无奈极了：「你听我解释。」

我实在没出息，就听了这一句话，眼泪便瞬间充盈了整个眼眶，而后不听话地掉下。

「骗子！」

我吸了吸鼻子，别扭又固执地坚持着：「你骗我！」

心里的委屈翻涌来翻涌去，我伤心得说话的声音都小了下去：「我不要喜欢你了……」

话音刚落，我就被殷止从被窝里扯了出去，他极严肃地看着我：「做事情不可以半途而废，小满，这对我不公平。」

说着他又软和下来，给我擦眼泪：「我看见小满的字了，写得很好，我也知道这些天，小满学字很认真……我说话算数，从今以后，我最喜欢小满，好不好？」

听到这里，我又开始觉得很委屈，殷止都不知道今天是我的生辰，过了今晚，我就十七岁了，他以为我还会像以前那样好骗吗？

撇撇嘴，我对昨夜仍旧耿耿于怀：「昨天说才算数，今天说不算数。」

「不算数吗？」

听我这么说，殷止反而很高兴似的，脸上带着温和的笑意，「若我说，其实昨夜我并未和贤妃在一起呢？算不算数？」

「若我又说，以后只喜欢小满呢？算不算数？」

殷止说，他昨夜没有和贤妃在一起。

殷止又说，以后只喜欢我。

我低头想了想，这两句话的意思拼在一起，大概就是，以前他喜欢我，以后他只喜欢我。

要是这样的话……其实今天算数，也不是不可以。

于是我点了点头，有些迟疑地开口：「那、那便算数吧.....」

「好。」

殷止笑着点头，把我搂进怀里：「那就这么说定了。」

我心里有些愧疚之前误会他，便任由他抱着没有动，但等他放开我时，我发现自己脖子上多了一根红绳，上面还挂了一个玉做的小钥匙。

「生辰礼物，喜不喜欢？」

我还有些没反应过来，只能愣着。

殷止认真地看着我，眼神温柔且坚定——

「小满要长命百岁啊。」

十七

不知道为什么，我和殷止之间变得很奇妙。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大概是我生辰那天晚上，他抱着我，问我想不想要一个人陪我一起玩的时候。

我思考半晌，然后说了想。

他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然后手就伸进了我的亵衣里。

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只好一直问他。

「.....阿止，你做什么？」

「.....现在又不热.....」

「.....」

殷止伏在我耳边，语气隐忍又克制：「小满乖，闭上眼睛。」

我便闭上了眼睛。

第二日醒来，我还没说什么，他的脸就先红了。

嘉宁说，这是因为殷止害羞了。

她说这话时，顺手就从菩萨面前摸了两个供果，分给我一个，她自己啃着一个。

我似懂非懂地点头，虽然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好害羞的。

嘉宁笑眯眯的，摸了摸我的头。

她人可真好，每每回想起之前，我还像个坏女人一样误会过她和殷止，我心里就羞愧得不得了。

但是嘉宁很大度，不仅不怪我，还愿意和我一起耍。

正因如此，我才发现，原来「贤妃娘娘深居简出吃斋念佛」这些话，统统都是诓人的，嘉宁不出现，完全是因为偷偷跑出了宫，在外头耍呢。

嘉宁一点都不喜欢菩萨，只喜欢菩萨的供果。

她最常干的事情，就是带着我吃摆在菩萨面前的糕点水果，吃饱之后懒洋洋地晒太阳，给我讲她在外头过得有多潇洒。

就好比现在，我们躺在躺椅上，她讲，我听。

「.....在宫外想骑马就骑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谁也管不了我！」嘉宁眯着眼睛，神色回味。

她得意极了，我羡慕极了。

嘉宁感叹似的，摇了摇躺椅：「宫外就是好，除了唐明渊，几乎没有什么能叫我烦心的事！」

但她旋即皱起了眉，满脸不愉：「怎么又提起他了.....呸呸呸，真晦气！」

我很贴心地不问她唐明渊怎么了，倒也不是我不好奇什么的，主要是嘉宁一想起他就生气，我还是不要问的好。再者，我也知道唐明渊是谁。

嘉宁出宫，是因为喜欢他。

现在她回来了，是因为发现他配不上她的喜欢。

「好了好了，不说他了。」

嘉宁往我这边凑近，看起来神神秘秘的：「想不想知道，怎样才能同表兄和好？」

我眼巴巴地看着她，点头：「想！」

她勾了勾手指，我不由自主地靠了过去，然后就听见她说：「其实很简单，你这样.....」

说完后，她还拍拍我的肩问道：「记住了么？」

我点点头，认真地看着她：「记住了！」

话音刚落，殷止的声音就传了过来：「记住什么了？」

我立刻从躺椅上坐起来，朝他跑去：「阿止，你来接我回和庆殿啦？！」

殷止揉了揉我的头，而后顺势拉住我的手。

他看着嘉宁，目光不善：「你又教了小满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嘉宁撇撇嘴，很是不满：「什么叫作乱七八糟？明明是很有趣的东西，你不信问问小满！」

殷止看向我，我立刻点头，表示认同。

嘉宁便得意起来。

殷止不再看她，而是低头柔声问我，刚刚到底记住了什么。

我想了想，嘉宁只说让我记住，没说不能告诉殷止，于是我按照她说的，在殷止手背上亲了一口。

殷止看着我，脸红了。

而后看着嘉宁，脸又黑了。

嘉宁的得意早跑了个没影儿，她动作麻利地窜进了佛堂里，还顺手带上了门。

殷止咬咬牙，终是什么也没说，带着我回了和庆殿。

其实我还想试试亲他脸来着，可是和庆殿里头苏中官和豆蔻都在，还有抱玉和一个白头发的老爷爷，人这么多，我还是等人都走了，再亲他好了。

白头发的老爷爷向殷止请安，也问了我好，我还没见过太多旁人，忍不住就想往殷止身后躲。

殷止好声好气地哄我：「不怕不怕，小满不怕，这是太医院的李御医，是个很好很好的人。」

李御医也接着开腔，笑容和蔼：「娘娘，老臣会一样戏法，让人变聪明！」

让人变聪明？

我从殷止身后探出头，眼睛亮晶晶地看着他：「真的？！」

李御医慈爱地点头：「当然是真的，骗人是小狗！」

说完，他看着我：「娘娘要试试吗？」

「要试要试！」我从殷止身后钻出来，立马在椅子上坐下，满心期待：「李御医，我也想变聪明！」

「好！」李御医爽快应下，「老臣帮娘娘瞧一瞧。」

说着，他看了看我的眼睛，又按了按我的后脑勺，问我头疼过没有，睡觉好不好，我想了想，告诉他头不疼，睡得也很好。

李御医思索片刻，而后抬头看了一眼殷止。

殷止便低声问我：「小满记不记得，自己生过什么病没有？」

我回想起从小到大，自己好像一直都很健康，最多最多就是染了几次风寒，可是很快也都好了，除了.....

「娘说，我摔过一跤。」

我低下头，呆呆地看着地面：「我摔坏了脑袋，变成了笨蛋，所以娘亲不喜欢我了。」

十八

那日李御医并没有把我变得聪明。

后来他和殷止说了什么，我也不得而知，殷止不肯让我听，哄了我出去。

豆蔻陪着我，在门口等他们出来。

等啊等，终于等到大殿的门被打开，殷止快步走了出来，我还没反应过来，便被他一把扯进了怀里。

「……阿止？」

我茫然极了，不知道他这是怎么了。

殷止没有出声，只是静静地抱着我，而后松开，拉着我进了前殿。

他看起来实在奇怪，虽然仍旧如同往常一般好脾气，可眼神却带着我不认识的情绪，直到我们晚间就寝，他才恢复了正常。

我躺在他怀里，想要问问他怎么了，可又不知道怎么问。

或许是我频频抬头的动作太刻意，殷止无奈极了，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背：「小满别担心，我没事。」

我「哦」了一声，拉起他的手左看右看，只觉得他纤细修长的手指，无论怎么看，都好看。正看得起劲时，忽然就听得殷止低声问我：「……入宫前，小满在做什么呢？」

入宫前，我在做什么？

我想了想，突然发觉入宫前的自己，好像每一天都过得一样。

从有记忆起，我就住在一个小小的院子里。

破破的窗，疲惫的娘亲，以及永远也浆洗不完的衣裳。

有的时候会挨饿，冬天的时候很冷。

每天晚上，娘会缩在床上咳得撕心裂肺，我睡在她旁边，想亲近她又觉得很害怕。

那时候我总是想，要是我像四妹妹一样聪明，娘亲会不会喜欢我一点？

变聪明了，她就会朝我笑一笑。

就像她看见四妹妹时，就总会笑一笑。

可我仍旧是一个笨小孩，娘亲也没有朝我笑一笑，她在一个冬天离开，再也没有回来。

记不清那时我七岁还是八岁，只记得那天很冷，还下过一场雪。早上我醒来后，发现娘亲还在睡觉，我喊她，却喊不醒。

我想，娘亲应该是太累了，想歇一歇。

所以我就自己下了床，坐在椅子上，看着冷硬的地面，想着今天四妹妹会不会来。

但四妹妹没有来，我坐了一天，娘睡了一天。

我又冷又饿，只好爬回了床上，娘亲还没醒，我实在太冷，便慢慢地钻进了她的怀里，饿着饿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睡着了。

这天晚上，娘亲没有咳嗽，她只是一直睡一直睡，不肯醒过来。

第二天，我起了床，蹲在院子里，看着小蚂蚁搬土，排了长长的一路。

傍晚时分，四妹妹终于来了，她住在不远处的大院子里，里头全是庶伯父的姨娘们，还有他和姨娘的女儿们，但只有四妹妹肯和我好。

「小满.....你嘴巴里是什么？」

四妹妹走到我面前，满脸疑惑，我呆呆地张开嘴。

「吐出来！」她气得伸出手，打我的背，「叫你乱吃！叫你乱吃！」

我吐出嘴里的东西，背上好疼，可是我不敢说。

四妹妹的脸色很难看，这意味着，我一定是做错事了，所以才会挨打。

她拧着眉，语气严厉极了：「为什么要吃泥巴？！」

我没力气站起来，只好蹲在地上，抬头看着她讷讷道：「饿.....」

其实我不会把土吃进肚子里的，因为它真的很难吃，又苦又涩，我怎么也咽不下。

「你知不知道这是脏东西，不能吃？！」

我摇摇头，有些畏惧，不敢告诉她是因为之前看见小蚂蚁在搬土吃，又实在太饿，心想小蚂蚁能吃，我为什么不能吃？

可吃到嘴里后，才发现是苦的。

四妹妹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我，又伸出了手，可巴掌最终还是没落下来。

她四处看了看，而后盯着我：「你娘亲呢？」

我指了指房门：「在睡觉呢。」

四妹妹警告似的看我一眼：「不许再乱吃东西！」

见我老实了，才往屋子里面走去，但很快，她又苍白着脸快步走了出来，近了我才发现，她面色难看极了，浑身都在发抖。

「你就待在这里，别动。」她往院子外头走去，还不忘丢下一句「我去喊人」。

再然后，就是许多人来到了我们的院子里。

娘身上盖着一层白布，被人从屋子里抬了出来，我想把娘喊醒，还想要问他们要把我娘亲带去哪里，可是最后我却什么也没做，只能蹲在地上，茫然地看着他们离开。

四妹妹松开捂着我嘴的手，眼圈红红，她轻轻搂住我：「.....现在，我们都是没娘的孩子了。」

我想起方才恍惚间听见的那些话，转头看向四妹妹：「他们说，娘亲死了，四妹妹.....死是什么意思啊？」

四妹妹看了我很久很久，然后告诉我：「死了，就能过上好日子了。」

「可是你在哭。」我指着她的眼泪，满心不解，「.....四妹妹，为什么要哭？」

「小傻子。」

四妹妹笑起来，轻轻地骂了我一句。

「我这是高兴呢。」

哦，原来是高兴呀。

四妹妹说，人死了，就能过上好日子。

这是好事呢，四妹妹最聪明了，只要是她说的，就一定是真的。

所以后来，庶伯父派来照看我的阿姥也像娘亲一样睡着，怎么也喊不醒时，我便知道，她也过好日子去了。

那天晚上，我走出住了十几年的小院子，本来想去找四妹妹的，可是却因为天色太黑迷了路，遇见了还是太子的殷止，他问我冷不冷，怎么不穿鞋。

再后来，我就入了宫，成了他的妃子。

「.....后面，后面我就成了阿止的贵妃，住进和庆殿啦！」

话音刚落，我便被殷止紧紧抱住，紧接着，他晦涩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我知道小满过得很辛苦。」

「但我不知道，小满过得这么辛苦。」

似乎是喟叹了一声，殷止亲了亲我的额头。

「不辛苦啊。」我打了个哈欠，「我有娘亲，有四妹妹，有阿姥.....后来又有了你和豆蔻，就更不辛苦了。」

从前的生活是有些艰难，但我确实算不得辛苦，辛苦的，都是我周边的人，要照顾我这个笨小孩，她们该多累啊。

尤其是四妹妹，她明明比我小呢，却总是为我操心。

入宫前一晚，她还在教我要如何如何做。

虽然她一再警告我不许想她，还说她也不会想我，但是——

「阿止阿止。」我抬头看向殷止，眼神期盼，「你会不会见到我四妹妹？」

「你要是见到了她，能不能替我和她说，就说……我有乖乖听她的话，做了她要我做的事，更重要的是，我没有想她，真的没有想她。」

阿止沉默着，半晌，他笑了笑：「我见过小满的四妹妹，她现在……过得很好。」

「真的？」

我呼出一口气，高兴起来：「四妹妹过得好，我就好。」

末了还不忘叮嘱殷止：「阿止阿止，你下次见到她，可千万不能忘了我要你帮我说的话！」

殷止把我的脑袋按进他胸膛里，良久，声音轻轻——

「好，我一定转告。」

十九

日子平淡安稳地过，但好像又有了一些不同。

殷止又叫李御医帮我看了一次病，可这回不是看脑子，李御医替我诊完脉，然后对殷止说：「皇上，娘娘有喜了。」

殿里头的小宫女小寺人面露喜色，殷止也笑着吩咐苏中官分发赏赐。

我问殷止，有喜是什么意思。

他摸摸我的头，语气温宁：「小满要做娘亲啦。」

做娘亲？

我不由自主地睁大眼睛，看着他：「我要做娘亲了么？」

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我这样的人，也能做娘亲么？」

「怎么不能？」

殷止弹了弹我的脑门儿，反问了一句，而后柔声安慰我：「别担心，小满做了娘亲，只需要和他玩。」

他虽这么说，可我仍旧犹豫，毕竟在我的记忆里，娘亲是在做饭洗衣，而不是陪我玩。

但殷止却要我别担心，他说：「……一切有我这个爹爹呢。」

他这么一说，我便真的不担心了。

每天待在和庆殿，吃了睡睡了吃，幸好有豆蔻陪着我，三个月时间眨眼间过去，我终于可以去找嘉宁了。

出门前，豆蔻先是在我腰上绑了一个扁扁的圆枕头，再给我穿新衣裳。

我不知道她为何这样做，但肯定是为我好，所以我什么都没问，毕竟就算她说了，我也还是不会懂。

今天殷止上朝，不能坐他的玉辂，于是抱玉帮我准备了轿辇。

坐到翠微阁时，嘉宁正在晒太阳。

现在虽是下午，也快要立秋了，我却还是觉得好热，可她就这么躺着，都不晓得遮一遮。

看见我，她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困倦地招呼了一声：「小满来了啊……」

我在她身边的躺椅上坐下，惊奇地看着她比我圆多了的肚子：「嘉宁嘉宁，你也要当娘亲了么？！」

「是啊。」

她眯了眯眼，满脸的不耐：「真是烦死了，天天都想睡觉……」

我想了想，趴在她耳边，问了一个我老早就想问的问题：「嘉宁，小娃娃是从哪里生出来的啊？」

「嗯？」

嘉宁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恍然大悟似的，而后神秘秘地笑起来：「啧，这个嘛……」

「嘉宁嘉宁。」我抱住她手臂，摇来摇去，「好嘉宁，你就告诉我嘛！」

或许实在是被我磨缠得不行了，嘉宁连连摆手告饶：「好了好了，小满别摇了，我告诉你我告诉你……」

我凑了过去，她悄悄地笑起来：「是从你脚心钻出来的！」

「真的吗……」

我有些怀疑，可是看着嘉宁信誓旦旦的模样，我又下意识地有些相信她的说法儿。

于是晚间回到和庆殿，我第一时间便问了殷止：「阿止，嘉宁说小娃娃会从我脚心钻出来，是真的吗？」

殷止见我还绑着扁圆枕头，便把我带回了寝殿里头，替我取下。

把扁圆枕头顺手扔到一边，他亲了亲我的脸：「嘉宁说得对，小娃娃确实是从脚心钻出来的，等到来年三月，小满就能看见他了。」

既然殷止也是这样说的，看来嘉宁不是在捉弄我。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此后殷止同意让我去翠微阁找嘉宁玩的次数，越来越少了，而豆蔻绑在我腰间的扁圆枕头，也渐渐变得鼓胀起来。

整个秋天，我几乎全都待在和庆殿里头，连御花园都没去过。

但也并不是天天玩，这些天我一直有正经事做。

殷止每天批完奏疏后，便会开始教我念千字文，虽然我老是学了就忘，但他从来没有责怪过什么，反而更耐心地继续教我。

冬至这天，殷止回来得很早，我还在纸上歪歪扭扭地写字。

因为之前午间睡得沉，起得便晚了些，他回来时我才写了五个大字，且都不漂亮，是以看见他时，还有些心虚。

但殷止并没有注意到我写的字，他拉过我的手，急急朝外头走去，边走还边回头对我说：「今天带小满出宫去，开不开心？」

听得出来，他现在的心情很是愉快。

当然，我也一样。

说实在的，我还没有在宫外玩过呢，想起嘉宁告诉我的那些话，我将殷止的手，攥得更紧了些。

跟着他上了一辆马车后，我终于想起问问殷止：「阿止，我们要去做什么啊？」

殷止帮我换了一套样式简单的衣裳，而后将我的手紧紧攥住，他看着我：「我们要去见一个很重要的人。」

一个很重要的人？那是应该去见见。

我靠在殷止肩膀上，有些饿，但不幸的是，马车停下时，殷止告诉我还要爬一截山路。

其实我不想爬山的，可殷止说，这个人很重要。

爬到一半时，我捏了捏酸软的腿，看了看殷止，他似乎也心有所感，转脸来看我，还笑了笑。

他身体不好的，现下入冬，又开始喝药了。

我有些担心，但殷止却安慰我说不要紧，他还撑得住，然后继续抬腿，踩下。

如此，终于在天色将晚时，看到了那个很重要的人。

他站在高高的石阶上，一身黑袍。

是个道士。

原来殷止出宫，是带我看病的。

可那道士却只肯让他进草屋里头，我没有办法，只好蹲在石阶上，等他出来。

似乎过了很久，又或者只是一小会儿，我抬头，看见月亮都升起来了，终于，肚子饿得咕咕叫时，门从里面被打开。

「阿止！」

我站起身来，抬头看着他一步一步走下来，在我面前站定。

我这才看见他眼眶周围红红的，整个人看起来又高兴又难过，瞧着奇怪极了。

「阿止，你怎么了呀……」

他不说话，只是一直一直看着我。

良久，他朝我伸开双手，下一瞬，我被拢进一个微温的怀抱里。

「傻小满……」

他叹了一口气，语气晦涩：「不是说过，叫你不要再来找我了么……」

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殷止也没有解释，他只是带我下了山。

往山下走总是要比上山速度快些，但到街上时，也已临近深夜。

下了马车后，我才发现天上飘起了大雪，透过月光，我看见白白的雪花，落在我和殷止的头发上。

我指着他，笑得很开心：「阿止，你的头发白了！」

他轻轻按了按我眉心：「小满的头发也白了。」

我呼出一口气，整条街上静悄悄的，昏暗极了，只有不远处的馄饨摊前，还挂着一盏灯。

殷止带着我过去，坐下，而后要了两碗野菜馅儿的馄饨，隔着热腾腾的雾气，我听见摊主利落地回了一句：「好嘞！」

摊主的动作很快，不多时，两大碗馄饨就摆在了我们面前。

滚烫的汤水冒着热气，未免被痛到舌头，即便已经饿得不行了，我还是选择慢慢地把它吹凉。

吹着吹着，摊主突然朝不远处跑去。

我转头看去，发现是他的妻子来接他了，摊主接过她手里的孩子，语气亲昵地责备：「天儿这么冷，来接我做甚？还带着小满……」

小满？

我看向殷止，又惊又喜：「我也叫小满呢！」

殷止只是纵容地笑。

「摊主摊主！」我看着走过来的一家人，好奇极了，「你们的孩子，也叫小满吗？」

「是啊！」

摊主颠了颠怀里的小孩，教他说话：「来，告诉小夫人，咱叫什么名字啊？」

那男孩儿扎着两个小辫子，回答得大声又响亮：「我叫小满！」

我点点头，追问道：「.....他的生辰也是小满么？」

「不是。」

这回回答我的不是摊主，而是摊主的妻子，她说：「小满的生辰是冬至。」

冬至，那不就是今天？

「既然冬至过生辰.....那为什么要叫小满？」

我想不通，我是小满这天生的，所以我叫小满，可他是冬至生的，为什么也会叫小满呢？

摊主的妻子走到孩子身边，替他紧了紧衣领，眼神温柔：「不求我的孩子大富大贵，只求他这一生小小的圆满。」

「小小的圆满？」

我轻声重复了一遍，看着馄饨出神，还是殷止突然唤了我一声，才反应过来，发现自己居然在掉眼泪。

可我为什么会掉眼泪？

「小满，娘的小满.....菩萨，您行行好，给她一个小小的圆满吧.....」

温柔又绝望的声音，自脑海传来。

我想起来了，她是谁。

「阿止。」喉咙隐隐发痛，我看向一旁的殷止，「我想起来了。」

「其实娘亲是喜欢我的。」

如果她不喜欢我，就不会在离开的那天晚上，抱着我一遍又一遍地许愿，希望我这一生，能有小小的圆满。

可是我太害怕了，我忘记了她的好，只记得那些咳嗽和巴掌。

「我忘记了她的好.....」

我舀起温热的馄饨，一勺一勺塞进嘴里，好像这样做就能不难过，「我怎么能忘记了她的好.....」

娘亲一直一直，都是喜欢我的啊。

「活下去，小满，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眼泪砸进汤碗里，四妹妹说，娘亲过好日子去了。

可是怎么办啊，四妹妹。

我想她了。

二十

这天晚上回去以后，我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了小时候的殷止，小小的他在我眼里，还是那么高大。他朝我招招手，我便从宽大的芭蕉叶下头爬出来，高高兴兴走到他脚边，舔他手里甜甜的的糕点。

第二天醒来，我本想告诉殷止这个梦的，可不知怎么，我刚拉住他的手，就忘记了自己要说些什么话。

我的记性，怎么变得这么差了？

殷止见不得我沮丧，揉揉我的头，温声安慰：「没关系，等小满想起来了，再告诉我好不好？」

那也只好如此了，谁叫我想不起来呢。

时间过得好快，眨眼间就来到了除夕，前一年的除夕，我也是在和庆殿里头过的，但殷止却在和大臣们议事，大半晚上才结束，他回来时，我早就睡着了。

今年的除夕，殷止带着我看烟花。

「小满，你会有很美满的一生，无病无灾，子孙满堂。」

殷止看着我，满眼认真。

我以为他是在许愿，礼尚往来，我也捡了他的话，学着许了一个愿望。

「阿止一定要长命百岁呀。」

殷止只是笑，伸出手指，点了点我的眉心，而后与我一同看天上的烟花。热热闹闹的夜空下，他似是轻声喃喃了一句：「此生也算共白头……」

我没有听清，追问道：「阿止，你说什么？」

「没什么。」

殷止把我搂进怀里：「我是说，小满也会长命百岁。」

「嗯！」我使劲儿点头，「我们都要长命百岁！」

这一年，就这么过去了。

热热闹闹地过了正月，又平平淡淡地过了卯月，三月的第一天，我的扁圆枕头已经鼓得不能再鼓了。

豆蔻陪着我翻绳，翻着翻着，我叹了口气：「好久没有看见嘉宁了。」

或许是我的嘴开了光，当天晚上，我就见到了嘉宁。

宫里似乎是出了什么事，殷止回到和庆殿的第一件事，就是吩咐豆蔻收拾东西，送我去白鹿台。

他取下我脖子上挂的那把小钥匙，然后亲了亲我额头，说：「等我。」

我乖乖地跟着抱玉、豆蔻，拴着我的圆枕头，往白鹿台走。

一路上我眼睛到处看着，这才发觉，原来白鹿台离和庆殿，真的很远啊，可我以前怎么没发现呢？

「娘娘，白鹿台快到了。」

抱玉说着，我点点头，老远就看见挺着个大肚子的嘉宁，正站在大门口，我朝她招了招手，大声地喊她：「嘉宁！嘉宁！」

轿辇终于停下，我欢欢喜喜地走到她身旁，抱住她手臂：「嘉宁，我想你了。」

「那可真不好意思。」

嘉宁斜斜看我一眼：「你不来找我，我吃吃喝喝，睡得可香了。」

「那就好，那就好。」我笑呵呵地看着她，吃得好睡得好，身体就好，「其实我也睡得不错呢。」

她似是哽住，看了我好几眼，而后悠悠地骂了一句：「小傻子。」

这句话听起来好耳熟，就像四妹妹似的。

「嘉宁嘉宁——」

嘉宁往大门里头走去，我歪缠着她，「你再骂我几句小傻子，好不好嘛……」

「你好烦啊！」

「嘉宁，这句也好像呀！」

「像什么？」

「像我妹妹！」

「什么妹妹？我比你大，快叫一声姐姐，我听听顺不顺耳……」

「……」

三月初三，这天晚上，嘉宁突然喊肚子痛。

很快，她被带进了房间里，豆蔻把我带进另外一个房间，告诉我，我和嘉宁要生小娃娃了。「可是，可是我都没有肚子痛……」

嘉宁说她肚子痛，我却还没有什么感觉呢。

豆蔻扶着我躺下，仍旧是温温柔柔的模样：「娘娘乖，每个人生小娃娃都不一样的，兴许您运气好，所以才没有肚子痛。」

哦，原来是这样啊。

我便乖乖在床上躺着，豆蔻喂我喝了一碗热糖水，开始哄我睡觉：「.....等娘娘醒过来，就能看见小娃娃啦。」

她的声音太柔和，围绕在我耳边，叫人困倦得不行。

我打了个哈欠，沉沉睡去。

再醒来时，天光大亮，殷止红着眼，拉着我的手坐在床边。

「阿止.....」

我揉了揉眼睛，冲他笑。

正迷糊间，突然想起豆蔻说的，醒来就能见到小娃娃，睡意立刻跑了个没影儿。

「阿止，小娃娃呢？！」

殷止微笑起来，安抚似的捏捏我的脸。

然后豆蔻就抱着一团软软的东西进来了，她看着我说恭喜：「娘娘，是个小皇子呢！」

包裹他的布料，和圆枕头一模一样，果然是我的小孩！

可是，他好小啊，我都不敢抱。

「别怕。」殷止带着我的手去碰他的脸，温热绵软的触感将我吓了一跳，可又控制不住地欢喜，「小满给他取个乳名儿，好不好？」

我有些犹豫，取名儿好难的，不过殷止坚持要我取，那我就取吧。

看了看我的小孩，他有圆圆的脸蛋，还有圆圆的嘴巴，我心里霎时有了一个名字，抬起头看向殷止：「就叫他圆圆，好不好？」

「好。」

殷止好脾气地看着我：「小满取什么都好。」

末了，他突然问我：「小满要做皇后了，开不开心？」

但不等我回答，他又说：「我很开心。」

殷止开心，我就开心。所以我朝他点点头：「那我也开心。」

可是——

「阿止，嘉宁呢？」

我都没有看见嘉宁，她去哪里了？

殷止的笑意突然停顿了一下，而后慢慢消散，他把我抱进怀里，声音低沉：「嘉宁出宫了，但她有话要告诉你。」

我有些舍不得，但还是为她高兴，追问道：「什么话呀？」

殷止沉默了很久很久。

久到我都以为，他不会告诉我了。不过最后，我仍旧是听到了嘉宁留给我的话。

嘉宁说——

「小满，我去过好日子了。」

二十一

圆圆长得好快。

好像昨天我都还趴在摇篮边看他，今天睁开眼，他就已经站在我面前，脆生生地喊我娘亲。

我和他一起学千字文，分明我比他要早学好久，可我还在学「龙师火帝，鸟官人皇」时，他就已经学到了「坚持雅操，好爵自靡」。

而当我终于学到他的进度，圆圆十一岁，早已开始看更难的书。

殷止安慰我，说每个人学习的速度不一样，圆圆学得快，说明我的小孩天资聪颖，我该高兴呢。

圆圆聪明，我当然高兴。

只是我总觉得，他哪里都好，却有个笨娘亲，这实在太给他丢脸。

原本这些话，我只告诉了殷止，可后来却被圆圆知道了，他说我老是胡思乱想，便向殷止建议，罚我每天多写三张大字。

殷止想了想，还是只罚我多写一张。

罚写的第一天，圆圆来看我。

一看见他，我就觉得有点委屈：「……可是我既不如少师夫人那般有文采，也不像尚书夫人一样贤惠持家，圆圆，我一点都不如别的娘亲厉害。」

我看着面前漂亮精致的小少年，只觉得，天底下再没有比他更好的小孩了。

我的小孩拿着笔蘸了朱砂，替我圈点批改课业，一边圈点一边淡淡地说：「少师夫人会如你这般陪我疯玩吗？尚书夫人会像你一样崇拜我吗？」

「别人的娘亲再厉害，在我眼里，都不如你。」

我听得心里热乎乎的，刚想说「圆圆你真好」，就听见他又继续说：「好了，这些写得不好的地方，都要改。」

我瘪瘪嘴，和他打商量：「可不可以等你爹爹回来再改？」

「可以啊。」

圆圆答应得很自然，转过头看着我：「我今天会留下来，就算爹爹回来了，娘亲也还是得自己改。」

我悄悄看向豆蔻，还没开始求助，便听得身旁传来一句「别看了，豆蔻姑姑也帮不了你」。

豆蔻笑着摊了摊手，而后遗憾地摇头。

我只好靠自己，拿起笔，开始一个字一个字地修改。等到殷止回来，我已经改好了两张大字，他第一时间便夸了我，抱玉也笑着点头。

现在跟在殷止身边的，仍旧是苏中官，只是不再是重就先生。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抱玉是重就先生的义子，也跟着姓苏。

重就先生是两年前离开的，走之前，他把那个攒盒送给了我。

殷止带我去看过他，重就先生瘦了好多，头发也全白了，但看向殷止和我时，他的眼神仍旧慈爱又温和：「皇上和娘娘都是好孩子。」

.....

寒来暑往，圆圆又长高了好多。

这一年的小满，天气很好，殷止和圆圆准备了许多生辰礼物，豆蔻给我做了长寿面，抱玉也送来了一只小兔子。

今晚的月亮真好看。

我三十岁了。

如果不出意外，我会如同今天一般，过完我四十岁的生辰，五十岁的生辰.....直到一百岁，过完最后一个生辰，我和殷止就会手拉着手，到另一个地方，过好日子去。

那个时候，我会不会再碰见娘亲呢？

阿姥和四妹妹，有没有等着我？

还有嘉宁，她说过的要教我骑马，还算不算数？

苏中官的攒盒，我保护得很好，且每回殷止喝药，我都会在一旁监督，他晓得了，一定会夸我的吧？

这些问题似乎很难，连殷止也没有答案。他只是抱紧我，笑着说以后就知道了。

他的脾气一点没变，还是那样好。

我想起十七年前，他给我披上狐裘，问我冷不冷，怎么不穿鞋，我呆呆的，觉得这人真好。

那时候的我怎么也想不到，后来会成为殷止的妃子。只可惜进宫后我却发现，他好像不记得我了，十四岁到十六岁，我只见过他三次。

后来偶然去御花园踢毽子，却又好运气地碰见他，成了他的贵妃。有了圆圆后，又成了他的皇后。

他喜欢我，我也喜欢他，这真是再美好不过的事。

在这十四年里，我也终于明白了喜欢的不同。

譬如四妹妹同豆蔻，豆蔻同殷止，我对他们，并不是一样的喜欢。

只是到底是哪些不同的喜欢，我却还是不大明白。

不过没关系，我和殷止还会在一起很久很久，他一定能教会我的。

我是如此坚定。

但这坚定，只持续到我三十三岁这年。

那个道士来了。

二十二

我知道殷止的身体不好。

但是我不知道，他的身体竟然这样不好。

从前每回他喝药，我问他疼不疼，他都说不疼，一点也不疼。可这回他喝完药后，却微笑着对我说：「小满，我好疼啊。」

殷止说他好疼，可我却毫无办法。

我发现自己能为他做的事，少之又少，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一日一日地衰败下去。

就这么，捱到了冬至。

这天早上，殷止醒得很早。

他将我轻轻唤醒，替我穿衣梳头，净面画眉，做完这一切，他抱着我，亲了又亲。

我总是觉得心慌，拉着他乞求：「阿止，你不去上朝好不好？」

但殷止只是摇头。

「我是皇帝啊，小满。」他如同往常一般，笑着对我说，「皇帝怎么能不上朝呢？」

是啊，我不能这么任性。

最后，殷止还是选择拖着生病的身体去上朝。

我目送着他的背影离开，在心里不断告诉自己，不着急，不着急，等到晚上，阿止就回来了。

以前他会回来，今天也一样。

可我高估了自己。

我根本等不到他下朝，下午写完乱糟糟的五张大字后，我再也坐不住，站起来就往紫宸殿跑。

「.....我要去找阿止！」

或许是我的动作太突然，豆蔻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我就跑出了和庆殿。身后远远传来了一声「娘娘」，然而我现在满心只想快快见到阿止，什么也顾不得了。

和庆殿与紫宸殿离得很近，一路上，也没有人拦我。

可到了紫宸殿，我仍旧没有见到想见的人。

拦住我的，不是别人，正是殷止。

紫宸殿的大门从里面被锁上，可我知道，他就在那里。

「阿止，阿止.....」

我贴在门上，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肯开门，心里惶恐极了，「你开门好不好，我害怕.....」

话还没说完，眼泪就掉了下来。

我好没用啊阿止，就只会哭，一口气都不给你争。

或许是我哭得太烦人，紫宸殿里头终于有了回应，但传来的，却是圆圆微微哽咽的声音。

「娘亲莫哭、莫哭.....爹爹！开门吧，让娘亲看您一眼，就一眼.....」

后面的话渐渐隐没，圆圆在哭。

「圆圆.....」

我吸了吸鼻子，不晓得怎么办才好，只好一遍又一遍地小声喊着：「阿止.....」

门后传来了咳嗽声，而后慢慢止息。

良久，殷止叹了口气，终于开口唤了我一声。

「小满。」

他仅仅只是说了两个字，我心里的难过便铺天盖地，泪水开始决堤：「阿止，我害怕.....」

「你为什么不开门，我想见你，你出来好不好，我害怕……」

我凝噎到语无伦次，忍不住大哭，情绪几欲崩溃。

「小满！」

殷止加重了语气，等我慢慢安静下来，只是轻声抽泣后，才又继续开口：「小满乖，你听我说。」

他的声音一如往常温柔，这么多年了，他好像一直都没有变过。

「小满知道的，我生病了。」

话音刚落，门后便传来隐忍的咳嗽声，我把门贴得更紧，去听里头的声音，心脏被揪得高高，里头挤满密密麻麻的担忧。

所幸门后的咳嗽声，很快停歇了下来，殷止再度开口：「……别怕，这病能治好的。」

「真的吗？」

我心里燃起了一丝期盼，若是这病能治好，他就再也不会觉得疼了。

「当然是真的。」殷止给了我肯定的回答，他轻声笑起来，「小满，你知道的，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是啊，殷止从来没有骗过我的。

所以接下来，他告诉我他要离开一段时间，我便知道，这也是真的了。

「道长带我去治病……等病好了，我就回来。」

我知道这是好事，可又满心不舍：「……那你多久才能回来？我想你了怎么办？」

殷止温柔又坚定地告诉我：「等小满背完千字文，我就回来了。」

阿止说，我背完千字文，他就回来了。

「好。」

我擦干净眼泪，认真地向他许诺：「我一定认真背书，你也要快些回来。」

殷止同意了。

最后他说：「小满，背一背千字文的开头……我之前，教过你的……」

我捂住胸口，回想起殷止抱着我，一句一句教我读书的场景，他教得认真又耐心，可是我不争气，这么久了，还只背得一个开头。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晨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秋收冬藏……」

我有些慌，怎么也想不起后面一句，可明明之前是背得出来的啊，下意识地，我开始求助殷止：「阿止，后面是什么来着？」

里头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回音。

我又想哭了，轻轻拍着门，忍住哭声继续追问：「阿止，后面一句是什么啊，我记不得了，你说说话……我害怕……」

许久许久之后，殿里终于传来破碎的回应。

「润余成岁，律吕调阳……」

「是这一句，娘亲，您可千万千万，要记得啊……」

二十三

殷止走后，我搬进了康寿宫。

圆圆一有时间就会来看我，但他总是很忙，有时，我好些天都看不见他。

我不难过，却很心疼。

做皇帝是件很辛苦的事情，我一直都知道，但圆圆今年才刚满十五，我看着，总觉得他还是个孩子呢。

我很想帮他，却无能为力，这实在令人沮丧。

豆蔻让我别多想，她说只要我健康平安，圆圆没有了后顾之忧，便会轻松很多。

我听了也觉得有理，虽说帮不了什么忙，但也不能拖他后腿不是。

于是不论吃饭还是穿衣，我都格外注意。

这天圆圆来看我，见我那么乖，果然很高兴，多待了好久。我背千字文时，他也陪着我。

「唉。」

我叹了口气，懊恼当初的自己。

若是跟着殷止识字的时候专心些，也不至于如今翻开书才晓得，还有好些生字不认得。

圆圆帮我把不熟悉的字都圈了起来，答应以后有空就来教我。

「娘亲要认真些。」圆圆看着我，认真叮嘱，「千字文早些背完，爹爹就早些回来。」

我点点头，自然是要认真背的。

以前我学习，总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时候想偷懒了，就会朝殷止撒娇耍赖，他心一软，便会松口让我休息。

可现在，我每天都有花时间背千字文呢！

虽然总是背了又忘，忘了又背，但我仍旧觉得，自己一定很快就能背完。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我就三十五岁了。

圆圆办了一场热闹的生辰宴，给我庆生，这时候的他，也是个爹爹了。

他的第一个小孩，是个男娃娃。

圆圆说：「娘亲，给这孩子取个乳名儿吧，叫着顺口些。」

我现在已经敢抱软软的小孩了，我闻到他身上纯净的奶香，觉得他真是好可爱好可爱，于是我告诉圆圆：「就叫他香奴好不好？」

圆圆点头，看着我笑：「好，娘亲取什么都好。」

晚上宴会结束后，我回到康寿宫，找到我的小册子，提笔工工整整地写下：「圆圆生了一个孩子。」

我把小册子藏在枕头下，而后心满意足地躺下。

这个小册子上面，记录的都是叫我觉得开心的事情，等阿止回来了，我就拿给他看，他也一定会很高兴。

我要让他知道，他不在的日子里，我也有乖乖听话。

啊，我还要告诉他，圆圆很擅长做爹爹。

于是四十岁这年，我又在小册子上添了一句话：「圆圆生了好多孩子。」

这些孩子有些还在襁褓之中，有些已经能跑了，寿康宫每天都有许多小小客人来访，有些是自己跑来，有些则是被他们各自的母亲抱来。

我喜欢他们，他们也喜欢我。

唯一不好的地方，便是我背书的时间少了许多。

可当我看见孩子们的笑脸，便也觉得没甚关系了，那么多可爱的脸，每一个都像极了小时候的圆圆，看着多叫人高兴呐！

他们叽叽喳喳，欢快得像一群雀儿，不住地叫我：「皇奶奶！皇奶奶！」

我便一个一个答应。

女孩儿总是要安静些，我和豆蔻最喜欢给她们梳头，打扮得漂漂亮亮，看着就惹人疼。男孩儿就要皮实多了，寿康宫里头的花瓶，不知碎了几十箩筐。

我看着他们慢慢长大，变成清俊的少年，变成美丽的少女，而后长成一个个小大人。

真好啊。

这样鲜活年轻，他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我却已经老了。

镜子里的头发早已不再是浓浓的乌色，眼角也悄悄爬上了许多皱纹，就连手背，也开始变得干枯了。

或许是我五十三岁的某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圆圆已经很久都没有来看我了。

我问豆蔻，豆蔻却只说他忙，等他有空了，就会来看我了。

也是，我点点头，继续背书。

我贴着书看字，越看越想叹气，这书上的字，怎么印得越来越模糊了，下回得叫抱玉再给我拿一本新的来。

可是我也很久没有看见抱玉了。

一个两个的，怎么都这么忙，我叹了口气，翻出枕头下的小册子，写下一句：「圆圆好忙，我有点想他。」

写完后我看了看，寥寥几个字，却写得歪七扭八的，不过我也没打算改。

我慢慢把小册子放回去，边放边小声嘟囔着：「叫你不来看我，叫你不来看我，我要给你爹爹告状……」

刚颤颤地坐下，远处突然传来撞钟的声音。

一下、两下、三下……我慢慢地数着，一共撞了二十七下，不多不少，和殷止离开那天晚上的钟声，一模一样。

我看了看豆蔻，眼底一片茫然。

没过多久，康寿宫就有人来了，我看向他，试探着喊了一声：「圆圆？」

「皇奶奶。」

那人笑了一下，双眼却通红，他说：「您认错人啦，我不是爹爹。」

我仔细地看了一会儿，发现真是自己认错了人。

「是香奴啊，瞧皇奶奶这记性！」我拍了拍腿，拉着他在我身旁坐下，很有些高兴，「香奴，你好久没来看皇奶奶啦，你喜欢的茯苓糕，皇奶奶天天都给你留着呐！」

说完我就要唤人去取，但却被香奴拦下。

这孩子脾气好，长得也像他爹爹，此刻他拉着我的手，声音温和：「皇奶奶，香奴不饿。」

说罢，他似乎是极力忍耐着什么，酝酿了好一会儿，才又继续开口：「皇奶奶，爹爹有话要告诉您呢。」

我迷茫地看着他，问道：「……什么话呀？」

香奴仍旧是微笑着，可我总疑心他快要哭了，不过他最终还是没哭，而是对我说：「皇奶奶，爹爹要离开一段时间，叫我来告诉您一声，让您别担心，他很快就回来。」

我沮丧极了，小声抱怨：「一个两个怎么都这样？他爹爹不让我看一眼，他也不肯让我看一眼。」

抱怨完了，我还是没忍住问了一句：「那他说没说什么时候回来？」

香奴点点头，看着我道：「爹爹说了，等您背完了千字文，他就回来了。」

「这孩子，跟他爹爹真是一模一样。」我叹了口气，叮嘱香奴：「你帮我告诉他一声，就说我晓得了，一定会认真背书的。」

「.....皇奶奶，香奴还有事，下回再来看您！」

香奴站起身，几乎是落荒而逃，我吓了一跳，这孩子，急匆匆的，万一摔着了怎么办。

我摇摇头，拿起书继续看，豆蔻走过来，劝我早些休息。我想了想，也对，这么晚了，是该歇息了。

烛火被吹灭，室内昏暗下来，我躺在床上，呆呆地看着床幔。

突然，熟悉又陌生的声音传来。

「少师夫人会如你这般陪我疯玩吗？尚书夫人会像你一样崇拜我吗？」

我坐起来，惊疑地看向四周：「.....圆圆？」

「别人的娘亲再厉害，在我眼里，都不如你。」

我撑着床站起来，跑到外厅，急急地四处寻找：「圆圆？你在哪里？别藏起来，娘亲真的找不到你.....」

「娘娘！」

豆蔻被我的动静惊醒，匆匆起身点了灯，赶到我身边：「娘娘，您是不是做噩梦了？！」

我摇头，有些着急地看着豆蔻：「豆蔻，我刚刚听见圆圆的声音了！」

「您一定是背书背得太累了。」豆蔻扶着我，在椅子上坐下，「明天奴去请宋御医，给您瞧瞧，开些食补的单子。」

她这样一说，我便疑心自己真是听错了。

刚想抬头说些什么，却猛地愣住，我有些惊疑，豆蔻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憔悴了？

明明前些天看她，还很精神呢。

突然便有些愧疚，我低下头，再抬头时，已经恢复了平常的模样：「.....真是我听错了，豆蔻，你快去睡觉，不睡觉会生病的。」

她要送我回去，我却一再坚持：「你先睡你先睡，我睡不着，坐一会儿。」

屋子里头不冷不热，豆蔻替我披了件衣裳，听话地回去了。

我靠坐在椅子上，看着桌子上的千字文发呆。

想不起背过的书，我满脑子都是圆圆。

他从小就聪明，又孝顺，从来没有嫌弃过自己有个笨娘亲。

「.....在我眼里，都不如你。」

当年我爱趴在摇篮边，看着他睡觉，看着看着，自己也总会不小心睡着。

缓缓起身，我在厢笼里找出他小时候裹过的襁褓，而后又回到椅子上坐下，将它紧紧抱住。

这竟是我唯一亲手做过的东西。

他刚出生时，我看他的脸蛋圆圆，嘴巴也圆圆，便对殷止说，他的名字就叫圆圆吧。

殷止依了我。

后来我会写的名字，第三个是圆圆，第四个是殷元，但无论是第三个还是第四个，他们都属于我的小孩——

陪了我三十五年，却在今夜离开的小孩。

屋子里空荡荡，屋子外月圆圆，整个世界只剩下我轻轻地呢喃——

「我的小孩，最最厉害。」

二十四

圆圆生的小孩有点多。

他的小孩们长大后，生的小孩加起来，就更多了。

我从皇奶奶变成了太奶奶。

看着这些小孩慢慢长大，同时自己却在慢慢变老，这实在是一种很奇妙的感受。

当然，变老的不只是我，还有豆蔻。

可她在我眼中，好像与当年那个温柔美丽的大姐姐，并没有任何不同。

我们俩一起，看着在康寿宫跑来跑去的这些小孩，慢慢变成了大人，又各自成了家。

小孩们叫我太奶奶，小孩的小孩们也叫我太奶奶。

年纪大了，记性不好。

我开始分不清他们和他们的爹娘。

但更叫人难过的是，我已经习惯康寿宫里热热闹闹，可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小孩们不来我这里玩了，周边变得冷冷清清，没人叫我太奶奶，我总觉得寂寞。

后来我才晓得，香奴看我年纪大了，怕这些小孩冲撞了我，于是叫他们的爹娘拘住了这些皮娃娃。

我可生气了，他们不来，谁陪我玩？

香奴也真是的，都不问问我。

我气得连饭都吃不下了，刚想拄着拐杖去找他算账，豆蔻就回来了。

我嘴一瘪，就要告状。

「豆蔻豆蔻，你知不知道香奴他……咦？」

我睁大眼睛，努力看得仔细些，藏在豆蔻身后的，好像是个……漂亮的女娃娃？

好吧，我一眼就喜欢上了她。

我忘记了找香奴算账，巴巴地看着豆蔻。

「来。」

豆蔻让出身后的女娃娃，声音温和慈爱：「叫太奶奶。」

良久，怯怯的声音传来：「……太奶奶。」

「哎！」

我响亮地答应了一声，笑眯眯地看着面前的小女孩。

她看起来又可爱，又可怜。

真好呀。

七十六岁这年，我得了个小乖乖。

二十五

小乖乖没有名字。

豆蔻说她的身世可怜，刚出生，爹爹就为国战死了，不久后娘亲改嫁，从小她就被亲戚们蹴鞠似的踢来踢去，最后送进了幼慈院。

我听了，心里难过得不行。五六岁的小小人儿，怎么就要吃这么多的苦楚。

翻遍我认识的所有字，我给小乖乖取了个名字——

长欣。

意为长久的欢欣。

平时么，我和豆蔻都习惯叫她欣欣。

欣欣是个乖巧却又很别扭的孩子，她好像实在习惯不了别人对她好。

豆蔻把欣欣送进了宫里的学堂，同别的小孩一起上课，她第一天去学堂，我想着叫她高兴一下，特意去接她放课。

见着我，欣欣果然愣住了。

虽然她什么也没说，可我看得出来，她很快活。

但这快活只持续到晚间点灯后。

或许是之前等得有点久，吹了些冷风，我很不幸地受了寒，开始咳嗽。

其实也不严重，可欣欣却开始闷闷不乐。

第二天，她死活不要我再去接她放课，豆蔻有些不明白，可我却答应了下来。

我晓得，她是不想我为她生病。

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欣欣什么都没说，我却能明白她想表达的意思。

这大概，便是从前阿止说过的缘分吧？

要不然怎么我第一次见到她，就喜欢得不得了呢？

有了欣欣后，我再也没有觉着寂寞过，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直到豆蔻告诉我，欣欣在学堂被欺负了。

在此之前，我从来都不知道，自己还是这样一个偏心护短的人。

我拄着拐杖，颠颠地跑去找香奴算账。

谁叫欺负欣欣的就是他小孩的小孩。冤有头，债有主，我合该找他这个做皇爷爷的理论。

而香奴，也果然拿我没办法。

「香奴不疼皇奶奶了……呜呜，先是欺负皇奶奶，又欺负我的欣欣……」

「皇奶奶，瞧您说的，香奴哪里敢欺负您？！这罪名，孙儿怎么担得起……」

香奴拿着帕子，要给我擦眼泪，被我一把抢过：「你就是欺负了！你不让小孩们陪我玩。」

说罢擦了擦眼泪，又继续哭：「可怜我的欣欣，小小年纪吃了那么多苦，好不容易进了康寿宫，唉，都怪我这个太奶奶老了，不中用了，护不住她……」

香奴无奈极了，好声好气地哄我：「皇奶奶您别哭，您要什么香奴都给……殷琛呢？赶快让他给吾滚过来！」

听到这里，我的哭声立马小了一点。

香奴见状，声音更大了，催促道：「……愣着做甚，还不快些！」

把欺负欣欣的冒失鬼教训了一顿后，我毫不客气地要了许多补偿，而后扬眉吐气地回了康寿宫，还是香奴亲自送的我。

欣欣应该是在宫门口等了我好久，小手都冷僵了。

我心疼坏了，赶忙拉着她回宫。

「太奶奶。」

欣欣捧着核桃酥，有些别扭地垂眸：「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哪里就得您这般费心……」

「才不是呢！」

我看着欣欣，很认真地告诉她：「欣欣受了委屈，就是天大的事。」

欣欣突然就哭了。

我只管给她擦眼泪，并不劝她别哭，小孩从前肯定受过许多委屈，哭一哭是好事呢。

等欣欣哭完了，圣旨也刚好到。

「我的欣欣，以后就是小郡主啦！」我摸了摸她的头，这几日，她终于被我和豆蔻养得白润了些，「……以后谁还敢欺负你，太奶奶的拐杖可不依！」

「太奶奶……」

欣欣放下圣旨，慢慢靠近我怀里，又要哭了：「您怎么这么好，怎么能这么好……」

「因为欣欣好呀！」

我轻轻地拍拍她的背，笑眯眯地看着她：「太奶奶喜欢欣欣，很喜欢很喜欢！」

「欣欣也喜欢太奶奶。」抱着我的小手更紧了些，怀里的小孩吸了吸鼻子，「很喜欢很喜欢……」

这可真是好巧，又好妙。

我喜欢、也喜欢我的欣欣慢慢长大，出落成了一个美丽温婉的小少女。

许是有了阴影，她每回一看见殷琛就躲。

殷琛没法子，跑来找我：「太奶奶，您帮帮我吧，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也真的喜欢长欣……」

我「哼」了一声，抱着拐杖摇头：「我才不帮欺负欣欣的坏蛋呢！」

豆蔻实在觉得好笑，劝他先回去。

殷琛就犟着，不肯走。

不一会儿，欣欣过来陪我背书，殷琛眼睛一下就亮了，欣欣却吓得转身就逃，他连忙追上去。

我和豆蔻悄悄跟着他们，来到了康寿宫的小花园里，欣欣不肯理殷琛，他竟急得哭了，我心里总算觉得大仇得报。

「欣儿，我真的喜欢你.....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是，可我不知道怎么说，还鬼迷心窍地欺负你。」他突然拉起欣欣的手，往自己身上招呼，「你打我吧，打我！要是这样能叫你不讨厌我.....」

欣欣似乎被吓住了，豆蔻刚要出去阻止，却被我拦住，而后随我一同慢慢离开。

回到前厅，豆蔻不解地问我为什么。

我告诉她：「欣欣脸红啦！」

过了一会儿，欣欣回来了，我笑咪咪地看着她，欣欣的脸，更红了。

「欣欣想好了吗？」

我拉过她的手，其实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太奶奶.....」欣欣靠在我手臂上，有些不好意思，「其实他挺好的，虽然小时候他总是捉弄我，却也护着我，不许别的人来欺负.....这人就是个棒槌。」

我颇为认同，不过：「虽说是个棒槌，倒也是个好棒槌，最最重要的，欣欣也喜欢这个棒槌。」

欣欣羞得不行，嗔怪道：「太奶奶！」

我便什么都不再说，只是促狭地看着她笑。

.....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我开始喜欢晒太阳。

暖洋洋的光，照在身上脸上，叫人舒服得昏昏欲睡。

尤其是秋天，就更困乏了。

我靠在躺椅上晒太阳，微阖双目，不住地打哈欠。

周边吹着轻轻的风，豆蔻走过来，给我披上一件薄薄的披风，免得我受凉。

「娘娘。」

她的声音温和，柔软，带着一股子安心感：「奴去接欣欣放课。」

我困到说不出话，只能轻轻点头。

豆蔻起身，慢慢离开。

今天的天气真好啊，树叶在头顶上发出碎碎的响声，一切都是那么晴朗，漂亮。

难不怪嘉宁那么喜欢晒太阳。

暖洋洋的太阳，真的会让人睡得很香。

二十六

「太奶奶.....欣欣冷，欣欣饿.....」

稚嫩的哭声回荡在耳边，我自梦中惊醒，这个声音.....是我的欣欣！

我撑起沉重的身体，急急掀开被子，眼看着就能穿鞋下床，却被床边的人拦住：「太奶奶！」

「别拦着我，别拦着我！」

我着急得不行，可面前这小姑娘却怎么也不依：「您乖乖躺着，要什么，我拿就是了.....」

「唉呀！」

我急得拍了拍大腿，「我听见欣欣在哭呢！说她冷，还说饿，我得赶快去幼慈院接她！」

面前梳着妇人髻的小姑娘突然愣住，我看了她两眼，刚想说怎么这么眼熟，就听得她哽咽了一声「太奶奶」，而后抱着我嚎陶大哭。

「不哭不哭哦.....」

我下意识地就开始安慰她，奇怪，看见她伤心，我怎么会觉得这么心疼？

等她哭完，我又迷糊了：刚刚我要去做什么来着？

算了，不想了，我看着鼻头红红的小姑娘，越看越喜欢：「姑娘，你看起来真眼熟。」

我想了又想，终于晓得了为什么，指着她的脸，我惊喜极了：「你和我的欣欣，长得可真像！怪不得我看见你就喜欢.....」

「太奶奶.....」她似乎又想哭了，看着我哽咽，「我就是您的欣欣啊.....」

「骗人！」

我瘪瘪嘴：「欣欣上学堂了，豆蔻去接她放课，马上就回来。」

面前这个小姑娘梳着妇人髻，想必已经嫁人了，可我的欣欣今年才刚上学堂，所以怎么可能是同一个人嘛！

「我知道了！」我灵光一闪，恍然大悟，「你也叫欣欣啊！」

「真是巧，和我欣欣一个名儿！」

小姑娘微微愣了几息，而后轻轻点头：「是啊，真巧啊.....」

我拉着她问东问西，末了很有些惊奇：「欣欣也喜欢吃核桃酥，你们还长得这么像……以后欣欣长大了，肯定和你一样漂亮！」

小姑娘只是笑，笑着笑着，眼泪就掉了下来。

「唉。」

我叹了口气，给她擦眼泪：「你别哭，你一哭，我就心疼呢！」

「我不哭，不哭了。」

小姑娘硬是挤出一个笑，可却更叫人心疼。

「太奶奶，咱们一起来背书……」

这个小姑娘可真好。

她几乎每天都来陪我说话，背千字文，还和我一起晒太阳，我真喜欢她。

可是最近，她好像生病了。

脸色看着实在好苍白，我便叫她快快回家，在我这里待了好久，她夫君定然也是十分想念她。

她不想走，但在我极力要求之下，还是听话离开。

说实话，她不在的日子里，其实我很寂寞，欣欣要上学堂，豆蔻要接欣欣放课，康寿宫里头，只有我和小宫女们。

我想了想，叫人准备了好多好吃的，送给那些在康寿宫长大的小孩。

冥冥之中，似乎我就应该这么做。

至于为什么，我也不太清楚。

二十七

冬至这天早上，我终于想起了小姑娘是谁。

原来，她真是我的欣欣啊。

我这坏记性，连欣欣都忘了，她该多伤心。

想到这里，我迫切地想要看看她，于是我叫来小宫女，闹着要见欣欣。

等了好久，我终于看见欣欣急匆匆的身影。

我高兴极了，大声地喊着：「欣欣！」

她愣住了，慢慢走到我身边，眼泪落了下来：「太奶奶，您想起来了么？」

「想起来了，太奶奶什么都想起来了。」

我抱住我的小姑娘，愧疚极了：「真是抱歉，叫欣欣难过了那么久。」

欣欣摇头，慢慢靠上我肩膀：「欣欣不难过的。」

「太奶奶好，欣欣就好……」

我笑起来，只觉得这孩子真傻，明明是欣欣好，太奶奶就好才对嘛。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啦。

我拉着欣欣，说了好多好多的话，送走她以后，我中午乖乖地吃了饭，下午晒了许久的太阳，睡了个美美的觉。

晚食后小宫女们陪着我玩，我还叫她们帮我梳了头，换了衣裳。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

或许是因为，我发现自己变得十分清醒，像是在我眼前终年缭绕的大雾，终于散开。

八十九岁的冬至，我第一次默写下一整篇千字文。

颤抖着写下最后一个字后，我清楚地感知到，那个走了五十六年的人，要回来了。

深夜，下起了雪。

我站在前厅，目光灼灼地看着康寿宫的大门。

吱呀——

大门被打开。

那人满头的白发，笑意温宁，站在雪地里，朝我伸出了手。

我朝他奔了过去，将那只手牵得紧紧。

两张苍老的脸，两头雪白的发，相顾无言，相视一笑。

真好啊。

我终究是等到了他。

（正文完）

【番外一】

殷止从小就知道，自己是父亲唯一的孩子。

理所当然，他成了太子。

但他也晓得，父亲并不喜欢自己。

无它，只因他的生母身份卑贱，不过是紫宸殿里一个负责扫洒的粗使宫女，而他则是一次醉酒后的产物。

父亲觉得他是自己身上的一个污点，但迫于无奈，还是将他抱在身边悉心教导养育，毕竟他是父亲第一个活下来的孩子，当然，也有可能是最后一个。

从明宗那代起，皇家的血脉就开始衰微。

两百年来，那些孩子不是死在了腹宫里，便是年幼早夭，活着成人的寥寥无几。到了皇祖父这一辈，更是单薄，膝下仅一子一女，还都体弱多难，病痛缠身。

父亲还好，做皇帝这些年，靠丹药吊着，细心将养，没生过什么要命的病。

可丹阳姑姑便没那么走运，她生下嘉宁后，便血崩而亡。

也正是如此，嘉宁与他之间颇有同病相怜之感。

宫里照顾殷止的人以为他不懂，说话很少背着他，于是他便知道了，母亲生他当天难产，父亲只想要孩子，果断选择去母留子，于是御医们手起刀落——

母亲的忌日，是冬至。

她在史书上，只是一个冷冰冰的李氏。

她生下了一个太子，可没人记得她，但殷止记得了，所以自他懂事，便再没有过生辰一说。

父亲对他的要求很严格，按照设想，他应当成为一个冷面无情，杀伐果决的继承人。

只可惜，他随了母亲。

说得好听些，是仁厚温和，可在父亲眼中，这就是懦弱。

一个君王，最不该有的，便是懦弱。

四岁那年，他放课路过芭蕉丛，遇见了一只浑身雪白的小猫。

许是刚出生，它还站不起来。

他四处看，没有找到大猫，便动了贪念，决定自己养它。这天是小满，所以他给它取的名字，也叫小满。

小满很乖，天生就亲近他。

不管是摸头，还是揉肚子，它都从来不反抗。

自此殷止每天放课后，第一时间便是去看小满，给它喂东西，陪它说说话。

沉闷的世界，透出一个缝隙。

殷止的资质算不得多好，课业只是中上，母亲早逝，父亲冷漠，他是太子，拥有的东西太多，可是却从未真正抓住过什么。

所以捧着小满的他，心里是真的很高兴。

但这欢喜只持续了两个月。

父亲站在台阶上，俯视跪着的他，眼里满是厌弃和失望：「.....玩物丧志，不堪造就！」

说着，捉起了小满。

殷止扑过去，生平第一次鼓起勇气抱住他的小腿，不断乞求：「圣上，您放过它吧！我以后再也不会来看它了，真的.....我不会了.....」

多可笑啊，分明是父子，他却不敢哭，更不敢喊一声爹爹。

但这乞求只换来更深的愤怒，高高在上的皇帝，眼里全是冰冷的审视，他指责道：「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愚蠢，懦弱.....我怎会有你这样的太子！」

话音刚落，那团雪白绵软的东西，被狠狠砸在了石阶上，一只柔软的生灵，就这么消逝在他的眼前。

父亲冷眼看着，而后转身离开。

殷止看着不断抽搐的那一小团，白色皮毛渐渐被深红浸透。

终究是什么也留不住。

他伸出手，想要把它额心的血擦去，可无论怎么努力，也擦不干净。

「小满.....」

他微笑着，眼泪却大滴大滴地落下来，「如果有来生，你可千万千万，别再来找我啊.....」

自此以后，无论遇见多么可怕的事情，殷止再没有哭过。

他学会了克制。

但宋贵妃难产那夜，他还是忍不住失态了。

彼时他七岁，如果宋贵妃这一胎能落地，且是个男孩儿，父亲一定会换一个太子。

殷止并未有危机感，事实上，他甚至有些期盼这个孩子的到来。

可宋贵妃的运气并不好。

殷止苍白着脸，站在父亲身边，看着血水一盆盆被端出来，起初，里面还会传来宋贵妃的惨叫声，后来却完全寂静了下去。

父亲又一次做出了那个决定。

可那个孩子却没有他当年的运气，御医刚打开腹宫，是个男孩，刚要报喜，却又惊骇地发现，是个断了气的小孩。

一尸两命，母子双亡。

父亲失望极了，宫人抱来那孩子，看都不看一眼，就要转身离开。

宫人便抱转回去，可许是不小心，襁褓掉在了地上，一个血肉模糊、面色青紫的婴孩，出现在众人面前。

殷止再也忍不住，扶着柱子呕吐起来。

父亲看着他，嗤笑一声，似是在说：害怕什么？瞧你的运气多好，这下，再也没人来抢你的太子之位了。

但他不知道，让殷止恶心的不是那孩子，而正是他这个冷情薄幸的帝王。

真可悲啊。

即便做了帝王，又有什么意思呢？

时间过得很快，正元三十七年的冬天，殷止被急匆匆送出了宫，原因很简单，父亲知道了皇室血脉单薄的真凶。

一个道士偶然间发现，当年修筑皇宫时，为防蚁蛀，匠人们在宫殿里灌注了大量水银，谁也没有想到，这么名贵的东西，竟会悄无声息地亏空人的身体。

皇室两百年的血泪，竟是这么可笑的原因！

父亲一时间不能接受，病倒在了大殿上，宫殿整改完的那一天，这个从来不拿正眼看他的皇帝，终于闭上了那双冷漠的眼。

说句大不孝的话，殷止只觉得解脱。

后来，殷止从太子变成了皇帝，宫里变得空荡荡的。百官朝议时，不断逼迫他纳妃，好为皇室开枝散叶。

殷止便随意纳了四个妃子，其中一个是表妹嘉宁，两个是他人的细作，剩下那个，是苏中官随意塞进来的女子。

他没有过多关注。

这些文臣表面忠心耿耿，实则各怀鬼胎。

曾祖父在位时，便重文轻武，父亲害怕国基不稳，更是极力打压武将，以至于文权凶猛，连他这个皇帝有时也要暂避锋芒。

但更糟心的，是高祖封的异姓滇南王，尚还蠢蠢欲动，虎视眈眈。

殷止资质平庸，他很明白，自己只能做个守成之君。

不是没想过将皇位拱手相让。

但偏偏某一天，他碰见了她，那个苏中官寨进来的女子。

确切地说，是个小姑娘。

她的眼睛实在太干净，干净到他觉得莫名熟悉。

彼时他正被群臣劝谏，要他尽快生下太子，为了堵住他们的嘴，殷止必须要找一个人来宠爱。

嘉宁出宫了，剩下那三个，一个是丞相的人，一个是滇南王的人，看来看去，好像只有她可以，奇怪的是，他竟也不觉得反感。

那就她吧，殷止想，看起来实在太好哄。

但同她聊过天后，他才晓得，她之所以好哄，完全是因为她的心智还停留在孩童时期。

也正因为如此，她还记得当年他的那点好。

小满，小满。

殷止轻轻地重复着她的名字，她也叫小满啊。他问重就先生，为什么是她？

重就先生便提起了她的爹爹。

多年前，父亲无意的一句赞扬，让一个年轻人丢下怀孕的妻子，心甘情愿地征战边疆。

提携玉龙为君死啊。

只是若他晓得，后来自己的妻女过的是什么生活，怕是也会觉得不值得吧——谁会想到平日里仁厚温和的庶兄，早已恨了他许多年呢？

不过没关系，他已经教训了他替小满出气，只是可惜，小满心心念念的四妹妹，因为心疾，早已在去岁的春天死去。

殷止看着无忧无虑的小满，真好啊，她从不觉得难过。

什么都不懂的人，最轻松。

明明是她先说的喜欢，却是殷止先学会了爱。

李御医说小满是天残，身体看着花团锦绣，实则亏空得厉害，他们很可能不会有自己的孩子。

殷止想起自己的母亲，想起丹阳姑姑，想起宋贵妃，那一盆盆的血水……没有便没有吧，或许不生孩子，对小满来说才是好事。

嘉宁不想要唐明渊的孩子，他和小满要。有了孩子，她就是自己名正言顺的皇后。

爱之深则为之计长远，殷止真的是什么都替她算到了。

除了两件事。

一是小满，二是嘉宁。

殷止是真的没想到，小满便是幼时那只小猫。

黑衣道士语气清淡，他听进耳里却如平地惊雷：「前世她因你而死，故你须还她一个美满的今生。」

父亲那一下摔坏了小满的七窍，所以她一生下来，便注定无法成人。

可她还是来找他了。

懵懵懂懂，不顾一切，她仍旧是选择回到他的身边。

傻小满啊。

殷止抱着她直想哭，不是叫你别回来了么，怎么这么不听话？

但他又是那么庆幸她没有听话。

他微不足道的那一点好，小满却牢牢记了两辈子。

嘉宁分娩那天，殷止捏着玉玺钥匙回到白鹿台，听见宫人们说娘娘血崩了，他腿一软，疯狂地寻找小满，看见她睡得香甜后，他松了一口气，这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小满没有怀孕，那么那句娘娘血崩了，说的便是——

嘉宁死了。

死之前，她对殷止说：「止表兄，替我告诉小满一声，我过好日子去了……」

于是他告诉小满，嘉宁过好日子去了。

小满相信了。

她趴在摇篮边，看圆圆睡觉，自己睡着了都不知道。

殷止凝视着她和他，如同凝视着整个世界。

突然便觉得，真值啊。

自己一颗帝王心，换他走后她无病无灾，子孙满堂，自己还能见她最后一面。

值得，值得。

殷止看着她满头白发，朝自己奔了过来。

小满。

小小的圆满。

美满一生的人，其实是他啊。

【番外二】

自己的爹爹，和别人的爹爹不一样。

殷元想，尚书和少师打孩子，但是爹爹不打，尚书和少师不抱孩子，但是爹爹抱。

爹爹最常说的话便是：「圆圆，你做得很好。」

自己的娘亲，和别人的娘亲也不一样。

殷元不由自主地笑起来，发觉学堂里头的人都在看他，立马又板起了脸。

但娘亲的脸不听话，总是浮现在他眼前。

「圆圆，你怎么这么厉害！」

「圆圆，你怎么这么好！」

「圆圆……」

别人的娘亲，都不会像他的娘亲一样，崇拜地看着他，满眼的赞叹。

小时候，殷元看得最多的，便是爹爹教娘亲念书，爹爹教一句，娘亲念一句。

娘亲总说记不住。

爹爹总说没关系。

后来殷元慢慢长大，也开始教娘亲念书。

他不像爹爹那么宽松，每回批完了课业，就会亲眼盯着她改完。

起初娘亲总会想着偷懒，被他捉住后罚写大字，写了几次后，她便再也不敢在课业上偷工减料。爹爹晓得后，就总是对他说：「圆圆，娘亲还小呢，你让让她。」

其实不用爹爹说，他也会让着娘亲的。

不然，哪会只是罚她写大字？

爹爹还说：「圆圆，你长大了，一定要好好孝顺娘亲，多去看看她。」

殷元点点头，但其实，这也不用爹爹说。

他一日日长大。十四岁那年，爹爹说：「圆圆，你天生就适合做皇帝。」

是啊，他不像爹爹，也不像娘亲，他有野心，想开疆拓土，而不是守着祖宗基业。

「圆圆觉得这个皇帝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殷元只是太子时，爹爹便将玉玺交给了他，告诉他：「不要怕，爹爹在。」

他捧着玉玺，听到这话，真的什么都不怕了。

爹爹总是在的。

殷元想：只要爹爹在，什么都难不倒我。

他看见娘亲，又想：只要娘亲在，什么苦我都能吃。

这么多年来，殷元一直是世上最幸福的小孩。

他以为爹爹永远不会离开。

但爹爹只肯陪他一十五年。

爹爹说：「圆圆，你的生母是白嘉宁，你的生父是唐明渊。爹爹告诉你，并非不要你，只是人应该晓得自己的来处，你要记住，你永远是爹爹娘亲最爱的小孩。」

爹爹还说：「有子如此十五载，为父一生无悔。」

临走前，爹爹把他叫到紫宸殿，字字是托付，句句是交代，可他却始终不肯让娘亲看最后一眼。

殷元看着在床上睡去的爹爹，拼命捂住嘴，不敢让自己发出一丝哭声。

殿外，娘亲凄惶的声音传来。

她在问，阿止，秋收冬藏后面一句是什么？

可如今，能回答这问题的人，只有他。

爹爹走了。

娘亲开始很认真地背千字文。

殷元做了皇帝，述职时，他看见了镇守边关的唐明渊。

是他啊。

殷元心下有点失望，这样的人，的确配不上生母的喜悦。

他与他，只是君臣罢了。

后来殷元又做了爹爹。

每年冬至的夜晚，他都在想：爹爹走得实在是好早啊。爹爹，这么多年过去了，圆圆始终没有学会，怎样做一个没有爹爹的小孩。

只是幸好，娘亲还在。

可他与娘亲的缘分也很浅，仅有三十五年。然，凭此三十五载，元一生无悔。

当殷元意识到自己不得不离开，他终于懂得，为何爹爹不肯让娘亲看最后一眼。

是不忍，亦是不敢。

叫来自己的长子香奴，殷元字字托付，句句交代，闭上眼睛的前一刻，恍惚间，他好像看见了爹爹的脸。

真好啊，他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小孩。

殷元缓缓闭上双眼，轻轻微笑起来：「去告诉你皇奶奶.....

「等她背完千字文，圆圆就回来.....」

【番外三】

是夜。

屋外下起了纷纷扬扬的大雪。

黑暗中，长欣突然从噩梦中惊醒。

殷琛直觉怀里一空，也跟着醒来。却发现长欣满头的汗水，脸色苍白，不住地轻喘。

「欣儿，可是做了噩梦？」

话音刚落，突然从极远的地方传来一阵钟声——

是皇宫的方向。

长欣捂住嘴，眼中含着泪，安静地等钟声停下来。

二十七撞，大丧之音。

而这般规制，宫中只有.....

长欣的眼泪掉了下来，她顾不得什么，下了床就往外跑去，腿却是一软，差点跌在地上。

殷琛的眼眶也变得通红，他急忙跟着把长欣扶起来，长欣却推开他的手，连鞋都顾不得穿，狼狈地朝外面奔去。

她呜咽着，脚步摇摇摆摆，一心往王府大门的方向赶去。

殷琛拦不住她，顺手拿起一件大氅，他毕竟是个男人，即使心里再悲痛，却仍然保留着应有的理智。

这个点车夫不在，而秦王府离皇宫又有一段距离，马车行进太慢，殷琛低声又快速地吩咐下人准备一匹快马，同时追上长欣，把大氅披在了她身上。

「欣儿！」他把她抱起来，「冷静些！」

怀里的人不说话，他低头看去，原来长欣早已泪流满面，哽咽不能成语。

殷琛紧了紧手臂，带着长欣上马，一路朝皇宫狂奔而去。

「西边的宫门.....泰安门离太奶奶近.....」

从王府到泰安门顺路，比正门更近。

怀里传出带着哭腔的声音，又很快掩盖在风雪里，殷琛抿了抿唇，抽了一马鞭，速度更快了起来。

紧赶慢赶，终于赶到了泰安门。

漫天的大雪，远远地能看见朱红的大门紧闭。

长欣一下马，便朝那边奔过去，只是脚下一个踉跄，倒在雪地里，她似乎感觉不到疼痛，爬起来继续往前跑，一直跑到朱色大门前。

她用力拍打着大门，绝望地看着门上的铁环，哭喊着：「开门！开门——

「开门啊——开门.....来人呐，开门.....

「太奶奶.....太奶奶.....」

这一切发生的速度太快，等殷琛反应过来，长欣已经跌坐在地上，她长发披散，绝望地看着四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泰安门进宫不合规矩，守将正犹豫间，殷琛连忙大声喊道：「吾乃秦王，与贤安郡主夜叩宫门，实乃情急，你且开门，我夫妻自会向陛下领罚。」

守将稍一思索，挥手示意，开了宫门。

殷琛扶着长欣，沉默赶路。等他们赶到康寿宫时，门里门外，已跪满了人——后宫妃嫔，王子皇孙，甚至住得近的大臣.....乌压压的一大片。

无一不是眼眶通红。

进了康寿宫，长欣却慢了下来，脸上的表情木木的，她的眼泪已经流干了。

齐王和楚王对视一眼，心中皆是轻叹一声，想起太皇太后前几日送来的东西，喉间也哽咽起来。

他们长大以后，少陪太皇太后，可她老人家还记得各自爱吃的东西。

贤安自小便跟在太皇太后身边，由她老人家亲自教养，感情亲厚.....不知该是何等的心痛。

长欣挣开殷琛的手，慢慢地朝床上的人走去，来得太急，两人都忘记了穿鞋，是以长欣的脚已经冻得通红，可她却像是不知道疼似的，慢慢走到太皇太后的身边。

老人闭着眼，安详得像是睡着了。

新帝擦了擦眼泪，叹息一声，把位置让给了长欣。

长欣蹲下来，双手捧起老人放在床边的手，贴在自己脸上，她觉得，这只苍老的手明明还和从前一样，泛着温温的热意。

所以长欣想，太奶奶肯定是睡着了，把她喊醒就好了。

于是她张了张口。

「太奶奶。」长欣红着眼睛，小声地说道，「欣欣饿了，欣欣想吃核桃酥。」

可是太奶奶不理她，她有些着急，不由得加大了声音：「太奶奶，欣欣冷，欣欣饿.....太奶奶，欣欣想吃核桃酥了.....」

说着说着，眼泪又掉了下来，长欣觉得满心的难过与无措，她轻轻摇着老人的手，语无伦次。

「欣欣饿了太奶奶.....欣欣.....核桃酥，我想吃核桃酥.....太奶奶.....」

自长欣懂事以来，她向来都是温柔乖巧，连哭都只是安安静静地掉眼泪，何曾像现在这般崩溃大哭过？

她拉着太奶奶的手，像个要不到糖的孩子，翻来覆去地只重复着那几句话。

明明今天上午，太奶奶还让她来康寿宫吃了核桃酥呢，不过才七个时辰，不过才七个时辰——

她就再也吃不到太奶奶的核桃酥了。

太奶奶也再不会醒过来，搂着她叫一声欣欣。

「太奶奶.....」长欣满目的绝望，脸贴着她的手不肯放开。

她的太奶奶年纪大了，忘了好多人，可是仍旧记得她的欣欣爱吃核桃酥。

上午她还说，要等着抱她和殷琛的小娃娃，给欣欣的小娃娃做小衣裳。

欣欣的小娃娃还没有来，可太奶奶却走了。

这么好的太奶奶，她走了。

上天啊，你为什么要抢走她的太阳？

长欣眼前一阵阵地发黑，她看着面目安详的太奶奶，终于支撑不住，狼狈地倒了下去。

眼睛闭上的前一刻，她看见殷琛红着眼睛，冲过来抱住她，耳边却回响起太奶奶上午说过的话。

「这个坏小子要是欺负你，欣欣就找太奶奶告状。」

「他要是还敢来康寿宫。」老人跟个孩子似的，赌着气挥挥拳头，「太奶奶就揍他。」

「给我的欣欣出气。」

明明说好，要陪欣欣过年的。

太奶奶，我们说好的长命百岁——

您还欠了整整十一年啊。